



文津

武林王 晫丹麓評選

黃鶴醉翁傳

陳 鑑

黃鶴醉翁者。不知何許人。嘗戴翠冠。披鶴氅。侍西王母。婉妤之。駕月夜遊緱山。被酒失三青鳥。西王母怒而遣之。遜于橘中。剖橘得龐眉二叟對奕。其一卽翁也。翁以世人物色已。遂攜一劍一拂一鐵笛。三過岳陽。飛憇洞庭鄂渚。飲于辛姬樓上。久之負酒錢。戲取酒核邊黃橘。畫鶴一隻。遺嫗。客至拍手。鶴輒下舞去。

則鶴隱壁。姬用是獲貲鉅萬。一日翁來謂姬曰。鶴之償酒足乎。姬笑謝。復呼酒。既醉。自吹鐵笛一闕。從壁間招鶴騎去。故鄂有黃鶴樓。鶴已去千年。不復返。至今鳳凰集穎之秋。翁復浪出人間。化爲三十歲男子。易翠冠鶴氅。爲進賢冠朱衣。所騎鶴化爲黃童。拂化爲班管鐵笛。化爲鐸。獨劍不化耳。於是日振鐸樓前。落落有聲。人狎親之。窺冠巾內有二毛。皆呼翁。時從遊弟子千餘人。翁悉授以帝王之畧。不知翁前度神仙。再來故處。翁好酒。而意不在酒。每逍遙樓上。揮毫染翰。不下萬言。倦則擲筆而臥。曰吾醉矣。醉矣。諸弟子亦曰。翁醉矣。醉翁之名自此不能沉埋于人間。齊宣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烏能飲一石哉。屈子謂漁父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歎其醪。翁曰。吾不能爲淳于髡之醉。亦不能爲屈子之醒。且屈子惟自居于醒。而視世醉。世是以不容。竟懷沙以死。醉翁雖不容于世。而

世無能以死法死之。惟視衆人醒我獨醉耳。嘗爲反
騷之言曰。吾寧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乎。寧以
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西王母聞之。憐翁之摧
頽於世甚也。倚白雲而招之。曰爾來前。吾自緱山失
子。東海揚塵已三千年矣。吾青鳥已歸。而爾黃鶴猶
飛冥冥也。橘中之奕不可留。壁上躡躑可復見乎。醉
翁遽然而覺。仍攜一劍一拂一笛。令黃童復化爲鶴
騎之。而長從西王母遊。

野史曰。昔有狂泉。一國人皆飲而狂。獨一人不飲。國
中反以不飲爲狂。今世醉而翁醒。反以翁醉也。翁年
未五十。稱醉翁。實醉僊云。或呼劍僊。呼鶴僊。翁皆應。
但不肯以僊示人。意殷殷用世。世莫能用。若翁者。其
魯孔丘之徒與。非西王母可得而臣也。

王丹麓曰。有托而言。疑真疑幻。陶泓雲起。鏤管花
生。

賈生傳

侯方域

賈生名開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某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為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即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餼縣官。賈生日：我當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卻不就。日共郡人張渭

等約汗漫遊，倣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龙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見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丘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計貲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起不肯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騫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辯論。又幾十年，卒軌于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旣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述三篇，走泰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

而星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槩其學術行業
恢奇澆濇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得也常
與侯方鎮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渭徐隣唐吳伯裔伯
胤徐作霖作肅宋犖爲文酒之友張翮沈譽釋頂目
乘濶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予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每變必趨上
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年類邯鄲
俠而後乃大雅卓爾嗚呼彼終身守一衆矣倘非其
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徐恭士曰行文潔而宕

王丹麓曰鐵畫銀鈎偏增道媚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對構茆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峰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篋。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

拍哀楚動人。王浚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會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箏篋。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箏篋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隣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塚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

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旣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

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嘆息于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徐野君曰。寡娘夜哭之懷。羈人寒起之狀。段段有之。

王丹麓曰。悽動肝脾。哀感頑艷。猿啼一事。都是士女精魂。

竹尊者傳

宋 琬

武林鳳山門外崇聖院。創自吳越王時。院有竹千餘竿。獨一莖秀出。人呼爲竹尊者。宋覺範洪禪師爲賦詩曰。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爲尊者。卻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叅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黃太史魯直見之喜。因手爲書之。乙巳春。予重客吳山。過其地。菴僧出詩索和。竹與書皆不存矣。樂

此君之得此名也。作竹尊者傳。

竹尊者西域天竺人也。其先世與空桑氏同居昆侖之陰。其人往往多靈異。有黃鐘氏者能竅其腹。爲鳳凰之鳴。黃帝使伶倫聘焉。遂爲律呂之祖。秦時管城子其小宗也。尊者方娠。聞雷音而生。狀貌修癯。不染塵垢。骨節堅瑩若琅玕。雖在童穉。森然有凌霄之姿。旣長。從師迦葉尊者。學道于雪山。嚴冬盛寒。侍立終日。無頽色。或累月不洗沐。粉澤益鮮。好時佛教。未入中國。而管城子已世封于中山。尊者不勝悲憫。合掌稽首而白。世尊願身往閻浮提界。廣宣真諦。支糜體。躡之。死無悔。世尊摩頂授偈。勅賜普門大士爲弟子。口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不假問難。悉迎刃而解。大士喜其穎徹。語之曰。汝能叅通吾意。蓋以五蘊皆空。故雖然。吾慮汝苦寂滅道也。解所著紫袈裟衣之。復飲以醍醐甘露。自此妙悟神通。遊戲三昧。或問以真實了義。尊者舉臂示之。千手萬指。自尺寸以至尋丈。次第井井不亂。水邊月下望之。儼若虬龍。風雨晦明。有時作獅子吼。每當天籟自鳴。人曰。此尊者說法也。

及聽之多不可解。惟五粒丈人、羅浮居士、心知其然。相與結忘言之友。晉永嘉中，有佛圖澄者，聞師在震旦中最久，重七譯訪之，至襄國，爲石勒所遮留，嘗慕法尊者，欲剗除五臟而乏其神力，僅能破腹引腸，一洗濯之而已。初竺乾國人，用貝多葉寫經，以故中國不傳尊者誓以身代。於是斷肢截股，血汗交流，然後如來之法盛行於東土。嘗曰：吾涅槃後當以皮易骨，使吾教如恒河沙數累萬劫不壞，庶可歸報世尊矣。嗣是側理遍天下，與劓劓氏相輔而行。楞伽諸大乘始得家傳戶習，迺至儒林道藏，九流方技之書流布四裔，皆尊者化身爲之也。尊者沒後，其弟子散處人間，惟江楚爲最，故世稱南宗。關以西爲渭川，在漢南者有箕營谷，河內則衛之淇水，皆其滴派云。尊者與山陰王子猷相友善，所至築館居之。其後蜀人文與可繪尊者之像於彭城，東坡居士見而悅之，拊手再拜而說偈曰：

昔聞莊周言，剗形而去皮。衆生多恐怖，戰慄莫肯爲。惟此恐怖心，顛倒生是非。偉哉古先生，森然霜雪姿。

以彼智慧刀。剔去心腎脾。肝膽復何有。不寒亦不饑。
 願力滄波深。詎惜支節糜。遂令大千界。珠光遍牟尼。
 功德億恒河。乃至不可思。我來維摩室。稽首大慈悲。
 寂寥鐘磬收。天籟響參差。風靜月方皎。駢拇千萬枝。
 欲究真實相。幻影難為持。請謚曰圓通尊者。勿我辭。
 陸雲士曰。竹稱尊者。一傳從無相中見出。有相一
 偈。從有相中收還。無相。儒者談宗。正不必出語
 言文字之外。

王丹麓曰。枯華擊竹。到處圓通。不獨以文為戲。

奇窮子傳

魏象樞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
 字象南。家世載郡誌頗詳。其先揮使公。乏嗣。禱于神。
 祠。夜夢神人抱兒子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髭髯。
 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謹細行。為洗馬。林守
 戎。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蔣花對石。費不貲。尚以未
 及平泉為憾。嘗好客。解衣贖酒。不醉不輟。醉後或歌。
 詩。動數百言。多羽音。然雅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
 擬古閨詞。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有風人之旨。會三

冬薪盡家人苦之。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春，構草屋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對妻孥輩賞。且樂簷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胸中免俗足矣。飽何爲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名壯士傑，每一臨絃，鳥鳴花笑，無異流水高山。彈罷抱琴泣曰：此吾生死交也。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兮？贈之。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終不少貶。嘗元旦服葛衣行市中，手携二子，身無完袴，裹以革，步履進止不少亂。與人談風生四座，了無抑鬱態。有疑事質之，立決。于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以爲恥。其生平行事異于鄉人者類如此。嗚呼！象南眼中視人之擁厚貲以爲莫予雄者，不知作何等矣。此蔚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爲作奇窮子傳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識象南云。

王丹麓曰：以峭勁之筆寫繁急之音，正復冰霜斑駁。

雪衣女傳

尤 侗

雪衣女、小字阿蘇、唐之隴山人也、生而朱唇頰足、元
領翠項、風姿娟好、麗若玉人、性明慧、小時或授以詩
賦詞曲、一再過、輒能記憶了了、述之於口、每芳春佳
節、游戲花柳間、清歌一聲、聞者低徊不能去、開元中
明皇初得楊太真、拜爲貴妃、遣宦官妙選天下良家
子、以充侍兒、過嶺南、聞阿蘇名、求以獻焉、上在望仙
樓、與貴妃凭欄立、見阿蘇、綠衣素佩、翩翩而來、問之
酬答如響、其音嘹亮、動人、上大喜、曰、吾得阿蘇、當以

金屋貯之。遂居之。金籠雲母爲屏。珊瑚爲檻。倣晉武絳紗繫臂故事。以綵絲繚縮其足。方貴妃入廣寒宮。學霓裳羽衣舞。因賜阿蘇衣白號。雪衣女。馬雪衣女。旣貴幸。與金衣公子同在上左右。公子善歌。上嘗御清元殿。擊羯鼓催花。寧王笛。貴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觴栗。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而公子則以一曲佐之。嬌喉宛轉。梨園子弟無有及者。然公子止游禁苑中。惟雪衣女得出入宮掖。兼巧言語。善承貴妃意。故貴妃絕愛憐之。宮人多呼爲辨哥。一日上在太液池賞花。貴妃卯醉未醒。睡沉香亭。上使念奴阿蠻許永新輩召之。不至。次命雪衣女。雪衣女連呼三郎喚貴妃。起。貴妃驚覺。朦朧扶至上前。上益喜。撫貴妃肩曰。吾嘗謂卿解語花。若雪衣女者。其解語又何如耶。適高力士宣李學士至。進清平調三闋。上以賜貴妃。并令雪衣女誦習之。他時貴妃倚欄微吟。雪衣女則隔牕喁喁遙相應和。上或與妃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命左右呼雪衣女至。至則以手翻局中。亂其行列。或擊碎諸王嬪御手。使不能爭道。以爲歡笑。時貴妃

養安祿山爲兒通焉。祿山醉戲無禮，引手抓傷妃胸。乳妃以金訶子遮其痕，雪衣女往往見之，懼禍不敢言。居嘗鬱悒不樂。數對上憶隴山時事，欲歸上不許。忽一日早起，容色愁慘。至貴妃鏡臺前，嘆曰：雪衣娘昨夜夢爲奸人所害，吾命將盡於此乎！言罷泣下。欵獻貴妃，強慰之，以告上。上笑曰：卿無他罪，過應犯綺語戒耳。吾令玉奴教汝心經誦之，禍當免。雪衣女拜謝，遂從貴妃受經，日夜持念。若有所禳者，已而上游上苑，與貴妃同出，以別輦載雪衣女而去。旣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雪衣女在殿上嬉戲跳舞，有司寇蒼鷹者見之，大怒曰：何物妖姬敢無禮天子側！執下撲殺之。上聞大驚，急詔內侍馳救之，無及矣。與貴妃相對嘆息久之，乃誅蒼鷹擅殺之罪，而以苑中地葬之。號雪衣娘塚云。其明年貴妃死，馬嵬之難。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方貴妃專寵，以江采蘋之賢，斥之上陽樓東。况六宮粉黛乎？而雪衣女獨獲侍左右，幸已。乃竟以無辜被害，抑何冤也！語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古人所以戒哲婦哉。

湯卿謀曰。雪衣女能言。展成又能言。雪衣女之言。若以此文。令雪衣女誦之。自當爲君剪舌。王丹麓曰。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吾於是文亦云。

舞陰侯傳

尤侗

舞陰侯金鐔。其先葛天廬山人也。系出金天氏始祖。日畫影。佐顓頊有天下。善騰空。每四方有兵。輒飛起指之。帝往克焉。春秋時。子孫最盛。在越者曰純鈞。湛盧。豪曹。魚腸。鉅闕。歐冶子薦於越王允常。有秦客薛燭。善相。王命相之。燭曰。豪曹無華。鉅闕離光。魚腸逆理。其噐不祥。湛盧啣南金之英。純鈞吐列星之芒。凶者可以遺人。吉者宜王。王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用之。刺殺王僚。湛盧去如楚。在楚者曰龍淵。泰阿。因

風胡子以進。晉鄭二國聞其名，求之不與。典師圍楚，王引泰阿登城而麾之，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在吳者曰干將，妻莫邪，闔廬悅莫邪而納之。干將遁于南山之陰，北山之陽。吳亡，與妻歸豐城。在秦者曰鐔，鐔生五月丙午，長三尺餘，身具七采，首綴明珠，飾通犀，佩華玉，麟角鳳體，龜文縵理，色如虹蜺，聲如龍虎。望者莫不辟易。值始皇并六國，廢金氏不用，收禁咸陽宮，亡命從項藉游，藉學其術不成，罷去。日子一人，敵不足學，乃至泗上，謁劉季，季奇之，夜行澤中，與俱行前者，報大蛇當徑，願還，季醉曰：鐔在行，何畏鐔亦奮躍，遂前斬蛇，蛇分爲兩，徑開，季大喜，撫其背曰：公真壯士！後聞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爲赤帝子，斬之。季因呼鐔爲赤霄，公間與季匿芒碭山，上常有雲氣，蓋鐔所致也。沛公旣入關，宴鴻門，項莊將擊之，鐔隨項伯舞蔽沛公，獲免。卒從沛公定三秦，滅西楚。鐔功居多，上卽位，封舞陰侯。時樊噲封舞陽侯，與舞陰同郡，俱食五千四百戶。然鐔意怏怏不平，曰：生乃與噲爲伍，鐔爲人，銳鋒鋟，常口傷人，尤不喜儒。高祖見諸

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罵曰豎儒鐔亦目攝之諸客懼伏自廢故人多怨鐔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鐔往往擊庭柱中山侯毛錐叱之毛錐者故中書令頴子也鐔怒曰尖頭奴請與子論功可乎錐曰可鐔曰奮三軍威百蠻舉旗斬將一以當千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鐔曰揮浮雲指落日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鐔曰刺上相劫強侯喋仇人之血斬佞臣之頭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鐔曰三者皆出我下叱者何也錐曰夫收拾圖籍吾佐蕭何運籌帷幄吾佐張良稱說詩書吾佐陸賈制作禮樂吾佐叔孫通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於是鐔默然上笑曰守成之功鐔不如錐勦業之功錐不如鐔且吾起豐沛百戰取天下左提右挈微鐔之力不及此乃益封千戶詔鄴侯上殿鐔得偕焉久之海內罷兵上遇益疎鐔自傷閒廢日夜悲嘯上疑其謀反錮之室中竟鬱死謚剛侯子鏐代侯坐殺人國除鐔之裔傳至晉居武庫失火遁去不知所之嗣遂絕而同時在豐城者干將之後爲干氏莫邪之後爲莫氏與

張華雷煥游華煥沒並沉於延平津。太史公曰。司馬遷傳高祖功臣。而不及金鐔。何耶。或曰。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雖然。天下匈匈。大盜公行。使鐔在。盡斬若屬矣。

宋轅文曰。作小傳者。多子虛亡是之說耳。此皆以實事敘入。而趣致飛舞。其插樊噲毛錐二段。更出意外之奇。龍門復起。不能贊一辭矣。

王丹麓曰。純用史語鋪張。若初日芙蓉。光華四溢。

修鸞小傳

蔣玉立

鴛湖有修鸞氏者。字青書。有聲平康。具志節。不輕許人。善歌舞。負白雪繞梁之譽。富貴人不敢狎之。狎之。輒挾徐夫人七首相向坐。是益落落寡與。武塘秦生。抱凌雲之才。數困頓不偶。時有宋玉東牆之窺。生每正襟危坐。以謝之。春明之暇。往往作陌上遊。芳草落英。流鶯乳燕。不禁多情。與姬遇于鴛水之湄。一見目成矣。卽策馬走狹邪。典鷓鴣。醉十日而返。而終身之約遂果。越歲之秋。國亂作。姬告生日。天下從此多事。

矣。妾擇人而事。心鄙繁華。願依君子。蔦蘿永托。蘇小莫愁。伊何人也。乃得芳名千古。卽以青玉案爲贈。生亦不輕爲人言也。生性溫雅。每束于慈命。且恐入官之妬。遂築別館貯之。地在蓮渚東。盜賊蜂起。覘生虛實。及盜入室。見姬幽貞。義不敢動。且姬以計給盜計。脫生詞意。激切秋毫無取。以是賢聞堂上。生奉母命。遂與正娶併爨矣。誕一愛子。旋復病殤。姬卽感傷成瘵。居半歲。正娶以疾卒。姬之痛哭守制如喪所天。事生益加。縝密其御下也。豈遂有小星三五之嘆哉。積困不起。生力訪名醫。而刀圭無効。一夕泣謂生曰。我其鬼矣。世無秋夫。安望療乎。可急定後人。使我稍與周旋。弗令後日謂新人不如故也。生泣謝。強可。姬卽爲生具聘。聘一閨秀。定情之夕。諄誨慤勤。囑以善事。夫子。余箕帚未了事。一旦付汝。生非鬱鬱久居此者。異日富貴無相忘。其視生也。彌深綢繆眷戀矣。一慟而絕。生悲不自已。令樵李黃生傳其像以永之。後三日。生夢姬乘青鸞赴瑤池之會。云西王母以翡翠扇之。役見屬。不久當復相尋。俄而知其夢也。丹丘子與生

爲大小阮。旣聞其槩。安敢不爲之傳。後數年。生應選。成進士。每遇友生。輒悲悼不置。述姬平生。集弔挽之。什百家。以貽彤管。

外史氏曰。嘗南至西陵。過蘇小墓。爲之三嘆也。松柏同心。青驄油壁。咄哉賢婦人哉。以予所稱鸞姬與秦生。相與有成。初以色事人。後遂以烈終遠。愧執羔委贄。自托推移。取媚苟容者。不亦異乎。若生悼亡神傷。永賦朝雉。得志不忘所愛。以之交遊天下。無慚指松誓水矣。

徐野君口。青樓之中。乃有鸞鳳。文之鄭重。固能不朽其人。

王丹麓曰。淒清嗚咽。不啻中宵哀雁。五鼓悲笳。

小王生傳

徐士俊

小王生者名鼎字用和武林瑞虹公之冢孫丹麓之
長子也母陸氏係廣文茂林先生之少女於蓋思高
仲爲女弟行用和生五歲而母歿攻其所生之年在

順治十年之九月廿有一日

蓋癸巳癸亥
癸丑癸丑也

祿命清奇

器度端重見者咸嘖嘖謂昌大王氏之間者必此人
也六齡入小學屆於歿之年纔十二歲惟以柳靖公
爲師聰慧性成喜讀書講習便了了行文亦時露
新穎爲祖父所鍾愛見父若師時有吟咏意欣然欲

效之。以方習舉子業，禁勿學。一日，父啓其篋中，得私咏二句云：無情風雨過，花落不成春。宛似唐人風致。初亦驚喜不意，遂成後日之讖也。家故有霞舉堂，多名人往來。當八九歲時，曾陪侍施愚山林鐵厓范潞公。王于一鄒許士諸公，揖讓周旋者竟日。能盡禮而退，舉座罔不歎賞。曰：真王家兒也。其胸中亦恒以古人自期。偶讀陳情表，謂祖父曰：兒他日亦當如李密以報祖父。祖父喜之甚，奇之甚，尤善事後母。鄒能得其歡心，不啻已出。聞玫瑰開盛時，日以私錢令小奚購數朶奉母，率以爲常。他皆類是。其友愛幼弟，爾殊篤。誦讀則爲之正差訛，臨書則爲之整筆研。出入必扶持之，棗栗餅餌必讓弟多取之。爾字大受，亦陸所出也。祖若父望兩兒之成人也甚亟。故幼而皆命以字焉。客有談及紅顏薄命者，則舉大學集註中：夭夭少好貌，一語爲證。以爲天字讀作上聲，卽夭義也。何其穎悟若此。然而與風雨落花之句同爲不祥。平時父或他出，必屢詢還期。俟旣歸乃喜，其至性然也。且精彩素旺于弟，無殤理。忽一日而疾作，遂不起。或傳



原件短缺

其以夏月多啖生桃致災。豈前身爲神仙中人。卽從桃實成。解脫者耶。母哭之極哀。數至暈絕。日兒且從。汝母于地下矣。奈我何。祖若父不忍忘。爲之繪小影。乞輓歌。供之書齋。往往動友人之歎息。

野史氏曰。童子鴻不因人熱一語。最爲千古美談。及觀韓昌黎作張童子序。喜其年少科名。復勉之以進于道。可云不負其年者矣。至讀杏花零落寺門前之句。未免酸鼻。今以丹麓之交情。而贈殤子以筆墨。誼固應爾。其亦傷心也哉。

花隱道人傳

朱一是

道人姓高氏。名隴。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于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已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瞶瞶然者。棄去。羞與伍。慕朱家郭解爲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旣事蹙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闔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

知事不可爲。夔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
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
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深矣。自以遭時不偶。年壯志
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
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籜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挽
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
不平者。未幾歲大滂。居沉于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
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
不然。爰走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鍤。撥瓦礫。結
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携一妻二子。婆娑
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匡牆。圍地數畝。植菊
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腳。善橐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
溉灌。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寇菊顛者。秋有白哲
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蟲種種。
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于常。
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疊也如
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麝。
葡萄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堂。堂如肆。遙來如

文津
卷下
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爲高公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謂之曰。子隱于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嘻然笑而不答。

王丹麓曰。摹寫蒼涼。往往迴風舞雪。

欠菴傳略

朱一是

屠爨曰。予識欠菴爲人。年二十七。始遊梅里。又十年。攜家居焉。貧常乏食。服釋氏服。乞食于蕭寺。後七年。時時還儒服。去來于濳溪。跡無定。間以問欠菴。欠菴曰。濳溪吾家也。嚮者予有叔母。收濳溪之穀。稍給旅食。予無內顧。遂逃禪。今母亡。予歸。不得已也。王庭曰。欠菴之家在海寧。少且壯于寧。濳溪其始生地。曹元方曰。予嘗與欠菴同舉于鄉。又同爲諸生。蓋儒而能文者。或謂之處士。或謂之僧。今之欠菴。非昔之欠菴。

也。范驥曰：欠菴爲諸生工論文。歲論一二書懸國門。紙湧貴。海內儒生率以欠菴意嚮爲指南。驥嘗與共事。識其詳云。張華曰：欠菴苦節士也。少孤貧。取館餼養母。其于祖父母亦然。欠菴曰：吾貧。張子猶未知也。吾館于葛氏。一日歸。廚無握粟。僅餘糠粃三升。雜以鶩腸菜作餅。予及妻妹對食。味苦澁。妻且咽且吐。惟食母以四粉果。母半與幼妹。易餅食之。曰：兒誠孝。是亦甘旨矣。姊婿祝緝季聞而嘆曰：賢哉朱子母。又屋梁間。月懸錢四百五十文。凡三十塊。買薪。日不再火。夜無膏嚮。晦輒息。其事細。予不告人。雖張子未知也。查繼甲曰：欠菴子婦兄。欠菴女兄弟及從女兄弟。凡七嫁。由欠菴。欠菴曰：吾亦嘗嫁女矣。不忍令先人女薄於吾女。憶五舍妹嫁胡時。手足拮据。百餘日嫁之。夕心忡力竭。仆牀不能起。其後妹以孝烈終。不吾負也。屠彙曰：子有叔父撫爾恩乎。曰：然。然不幸早世。惟叔母猶母也。助予凡三十年。恩莫厚焉。予自有生。喪葬大故。祖父母。叔父母。凡六年。四十以前。無時不哀毀號泣也。欠菴嘗遊京師。謂張標曰：時事非矣。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標以待詔留京師。相與涕泣而別。欠菴謂王庭曰。吾與子渡江。將渡。庭望洋而返。陸圻曰。子從欠菴于江南。方咯血。子欲藥之。不受。引子跣足行數十里。迷失道。饑甚。得符氏子。止宿而食之。范路曰。子從欠菴居甬上高梧山。食麩麥橡標及薇蕨。冬十一月。衣葛衫。間遇虎狼盜賊。兵革瀕死者數卒不死。昇曰。吾叔携家之杜舉。一夕遁去。舉家餓四明山中。微昇歸。無時矣。叔何忍也。黃宗羲曰。非忍也。欠菴去。吾甚壯之。曷爲乎歸來。欠菴曰。歸來。子罪也。

申酉之歲。予嘗祈死不死。而病時時狂走。告叔母曰。棄吾室家。母能撫之乎。母許曰。諾。旣而遇盜。將絕。朱氏之孤。母哭。招予。是時也。行遯不終。非母食言。某實有罪焉。欠菴旣歸。問道于古南牧雲。牧雲曰。子之才。揚宜遵晦。名汝恒晦。厥字養明。汝其識之。他日又謂欠菴曰。子之學道未也。文章已工。惜哉。爲文士也。欠菴曰。身隱矣。焉用文。欠菴嘗遊于蕙江。蕙江父老識欠菴。相勞苦。欠菴乞食于揚州。與高暉郭士璟爲友。時聚酒徒。梁以柈等六七人。狂飲。卜夜。歌且嘯。欠菴。

歸自揚。入門見二子。願愚願爲。嘆曰。嗟乎。孺子可教。予教不能也。戴天培問曰。子之門弟子數百人。有教無隱。何靳乎。愚與爲。欠菴曰。吾血衰矣。而髮鬚蒼蒼。而視茫茫。其終爲左丘明張文昌乎。二子賢不肖。行聽之矣。他日謂願愚曰。名汝曰愚。愚則食福。謂願爲曰。名汝曰爲。亦願汝有爲也。然勿以汝父躁妄而速愆尤。欠菴謂屠焯曰。予欲返僧服。從牧雲遊。惟愚也。爲也。穉。低徊久之。雖然。予安能鬱鬱居此乎。永康曰。叔不能教子。而作家乘。何歟。曰。敬祖宗也。祖宗有隱德而不傳。予懼焉。故以一日未去之身。皇皇敘之。楚人王世顯謂欠菴曰。子昔號近修。何更也。曰。先君子初命予季修。後予自署近修。山中諱姓無號。人但曰林居士。禪林曰。養明子。濼溪曰。濼溪下農梅里曰。梅溪旅人。晚而自署。又曰。欠菴號以地遷。以時遷。蓋不一稱也。徐昶曰。欠菴何義歟。曰。未能爲子道也。陸嘉淑曰。予初見欠菴時。頎而豐。韶風儀。今其面瘦黑。其鼻赤。其目單眇。以語王紹隆。紹隆曰。若欠菴者。予不知其所終焉。

王丹麓曰。是變體。亦是剗調。可名安石碎金。

祈雨文

代督府張公

侯方域

某聞天生民而明以寄之岳牧。幽以寄之社稷百神。其有疾病水旱。則岳牧爲之請。命於君。百神爲之請。命於天。其義一也。今某謬爲國家領岳牧之任。實與神共事茲土。而五月不雨。三農之失其業者。號呼之聲。日徹於耳。某心竊憂焉。至廢寢食。則神之憫之可知也。然而某久禱而不應。何也。豈神固未之知耶。抑知之而不爲之請耶。或請之而不許耶。或某之不職。已夙獲戾於神。而茲又禱之。不以誠耶。夫果未知之。

是無神也。知吾民之顛連如此，而不爲之請，是神溺其司也。若其請之而帝不許，是必且仁愛化爲慘刻。尤某所不敢信也。或某之不職與不誠，則殃咎宜加某之身，而又何與乎斯民也。凡若此無一可者，神必有所以處之矣。某敢不蠲潔以待命。

徐恭士曰：愷切而嚴正，方是祈告之文。

王丹麓曰：故設疑城，正是文心曲折。

告井神文

有序

侯方域

壬辰七月，侯子鑿井於西堂圃，婦汲焉。神有憑之者曰：爾胡不祭我，將攝爾魂，蹶爾魄，言畢而仆。侯子奠酒三盃，爲文以祝之。婦是夜甦。

某之鑿斯井也，毋亦聚族而飲神惠也。匹婦何罪之有。不腆蠲烝以告神，歆主人既已知之矣。神而黷焉，其若之何。若其非神之爲，而妖或憑之，是用疾降威。誕昭厥德，不然某且是堙，是塞其又敢邀惠於神。

賈靜子曰。辭令是左氏能品。
王丹麓曰。筆力矯健。霜氣稜稜。

反送窮文

吳嵩胤

丙申正月。虞子北征。假館獨寐。夜將向晨。忽有嘯於
戶者。啓蓬樞而視之。有丈人焉。縫掖葛屨。尺穀爲幘。
抑若不足而低回四顧。中立不倚。對之秩秩。虞子乃
進而請曰。君何爲者。予持斧擔簦。周道馳驅。談言寡
合。皆有棄于予者。觀君之顏色。似非有棄于予者。君
何爲者。丈人曰。吁。予亦遊世久矣。術虧五就。道乏三
遷。寄形何有。棲心恬澹。蓋有窮氏之裔也。今欲廸人
以幾先。反被誣爲不祥。或見噬於桀犬。或抑揄於鬼

謁聞子達者思一締交可乎。虞子乃設酒與脯，長跪以進曰：予自睠焉往事，禾秀離離，憂心行邁，世莫我知，斯亦已矣。君不遐棄，中心願之。然聞君世系極遠，族類實繁，夫既與世落落，何爲終日棲遲？請道其詳，乃敢定交。丈人曰：唯唯。汾穆之初，未有生民，天極北陷，地維南折，實惟吾元祖所自由。四埏之外，八極之表，日月所不到，霜露所不經，乃吾族類蕃焉。是時也，職任不宰，判渙優游，于胥樂兮。厥後有巢爲政，烹飪而食，蠶織而衣，乃有梁肉，與驕奢爲期，而驕奢與死亡爲偶，帝天憫焉。爰命予衆，通其滯，累疏其愆，尤俾獲定。靜帝嘉厥功，比于稷禹，是以務光之淵，首陽之巔，惟吾往來，繼而田于有莘，漁于渭水，彼皆不終。吾乃棄之如遺，世皆蚩蚩，反來予憎，予實憎之。顧爾就子，虞子曰：吁，君之所謂窮，非予之所謂窮也。今當極窮之變，反窮之歸，理有所不禁，事有所必經，將與子擇術焉。世有鈞駟不具，則乏足，輕煖不具，則乏體，膏粱虧而藜藿是悲，便辟去而踽涼是惜。吾將與子舍此蹶蹶，適彼無何有之鄉，循周穆之遺觀，白雲自由。

弱水之西。輕不浮羽。舟車旣絕。乃駕髯飛之鳥。載翺載翔。途窮何泣。歷少昊之區。登大人之堂。鳥獸歌舞。不稼不穡。胼胝旣虛。乃乘咫尺之魚。獵于滄海。簞食何俟。無衣無褐。卒歲計矣。爰有汜天之瓠。蒼梧之野。民實衣毛。經績不事。吾乃以日爲沐。以月爲浴。明霞是披。庶免乎伎求。鑽燧改火。宵處者急矣。爰有源澤之區。百獸莫處。梅梅晦晦。魚膏繼晷。吾乃以視司晝。以聽司夜。真見實知。庶免乎依光。至始箕于將伯之助。隨嗟乎風雨之遺。世態若是其變也。吾乃陟崑崙之巔。元圃所在。友安期而侶王喬。乘白雲以至帝鄉。俯觀斯世。兀兀何之。若是者。人以爲窮也。而吾以爲非窮也。至於輪奐未構。而棟撓是憂。郟車方載。而隕輔是懷。黼黻章而塗炭。懼汚貽謀。新而怨恫。卽隨其道。乃窮矣。丈人曰善。子能至是乎。吾將與終身焉。乃再拜相將而無去。

田髯淵曰。每讀榮啓期之論。謂昌黎送窮。未得孔顏樂處。得此文。足以叫醒迷夢。

王丹麓曰。議論踞其絕頂。是以朴而彌華。

放憂文

陳廷會

作噩之歲、予離愁畔牢、怵鬱而無與語、有恬愉丈人、
衣羽衣、持玉杖、儼然詣焉。予揖而問之。丈人曰：觀子
之玉貌黧而未光、其語言抑而未揚、子豈有所病乎。
不然、何其頽喪也。余答曰：唯唯、否否、予非有所病也。
予苦憂。丈人曰：憂爲何物、而能苦子。子試爲我狀之。
予答曰：憂之爲物、肇自荒古、棲于神明、不居廬宇、動
靜咸伏、牽連行止、不煩紹介、儻忽而至、落託偃蹇、甘
與貧伍、聖賢之徒、遭之勿去。故唐厄洪水、憂謁放勳。

紂囚西伯。憂奔玉門。天乙旱禱。憂來剪爪。周宣厲躬。憂爲慙慙。仲尼畏匡。憂紀春王。子思圍宋。憂作中庸。屈原被讒。憂赴汨羅。賈誼上書。憂成鵬賦。以至陳思。叩元靈而求釋。孔融悲孝章之不年。凡斯之類。更僕難數。憂來憂來。不可斷絕。且其賦性堅僻。不近物情。娛之以韶莖之音。勿聽玩之。以黼黻之章。勿觀嘉肴。陳于前而勿旨。美女侍于側而勿適。蘇張之辨。勿能攻。孫吳之術。勿能擊。雖有合歡。不足以忘。雖有醇醪。不足以消。枚乘無所容其發。扁鵲無所投其劑。丈人豈有意爲僕放之乎。丈人粲然而笑。釋杖言曰。僕固知先生非有沉疴積痰。可以湯熨鍼石起也。僕有禁方。請爲君陳之。然慎勿泄。僕告先生言也。今先生遭遇困阨。羞與俗俱。抱仁懷貞。戴規履矩。非曾史之法。行勿行。非周孔之法。言勿語。持方枘而入圓鑿。其誰忍與子爲徒。憂非能苦先生也。先生徒自苦憂耳。今僕施子以放浪之劑。飲子以任誕之漿。刺子以慵悅之鍼。灸子以猖狂之方。補子以駘蕩之丸。調子以優游之湯。卧子以排調之榻。適子以不羈之堂。使箕生。

與子散髮而歌。陸通與子佯狂而行。中散與子薦養。生之羞。步兵與子制。適情之方。塞聰明而躑躅。置理亂而徜徉。于是僕本固陋。硜執爲守。聞言主臣。不知所對。衆憂忽聆。灑然自退。

衛永叔曰。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天不可寄。地不可埋。而文人筆端。放之有餘矣。

王丹麓曰。全倣釋愁文。而用筆新妙。不見痕迹。宛似倩女離魂。李夫人入幕時也。

嘲足文

朱一是

乙酉三月。予客虞山。腓痛趾蹇。不良於行。扶于筇。手于人之肩。蹙蹙不能以寸。輿疾還里。坐匡牀。百晝夜。叫號焉。不愈。爰熟眠。詳摩呼足。而厲詞嘲之曰。爾足之病。予甚矣。自予負形而生。百爾頑拙。爾足獨捷。百爾厭倦。爾足獨健。小步若飛。人不追及。大步百里。不必永日。以此窮年。營營矻矻。今爾何爲。痛酷若斲。孿結不伸。墜下如石。風滯痰凝。厥由不測。智遜于葵。衛爾無術。愁苦憔悴。囚予一室。嗚呼噫嘻。則非由玉臏。

豈爲兵智不鮑莊勇不鉏強嬖不孟縶貴不衛輒良
趾咸股實同顛折后夔一足鑿齒半丁予獨全廢病
莫能興其又何以伸王弘之座躄平原君之門自今
而後與爾足約不禱于神不傳以藥鍼砭不施艾火
不灼療我則倖死我則命遄則三日淹則浹旬氣不
通順痛不平寧誓將操刀從事剗肌斷筋血流滂沱
氣絕以死猶愈于顛連踣頓不能引伸也予于時舌
敝氣塞惚恍假寐若見二足侏儒其形長跪涕洟頌
寃獻箴啾啾喁喁微聞厥聲曰甚矣哉子之狂惑而
少恩也爾我一體豈有分形子欲自賊剗肌斷筋實
賈子命我同子盡况如子言子誠不察頑拙廢怠我
獨健捷有功無罪歷歷可說子弱冠時貧困不支我
爲奔走以餬其口療子之寒饑子樂交遊遠歷四區
不舟不車并無僕夫我則蹇蹇匪子之故胡爲乎塗
泥子困省試我遭三刑一上公車我更竭蹶北極幽
燕南距百越八千里路去來跋涉登席不鞮跣地不
履曳于長途躓于高壘毛落于脛繭在于趾我唯下
走敢辭辛勤心爲神宰何爲惛惛手病無援口禍不

閤眉不軒舉鼻忘穢馨亦耳亦目不聰不明一身之內唯我艱貞子年日富精竭神衰血不華色黯淡可哀子犇四方不知休息時異俗遷人懷叵測翻覆雨雲風波咫尺不躡于山亦躡于垤滅趾折足其突其忽如形逐影徒勞汲汲漏盡夜行殃愆將及我是以屏氣負痛以身爲諫欲吾子閉門扃鍵息交絕游銷蹤藏迹抱膝高樓終天年而頤隱德也子乃譏譏憤激欲操刀從事乎子則何辭請子三思三揖而下子乃瞿然覺寤喟然嘆興曰嗚呼噫嘻子真狂惑少恩哉敢不聽命載清載靜戒其奔走允堅厥守然子性麤豪不忍寂寥尚期爾足展動遊遨幽林僻壑獨往逍遙貧無陶潛之藍輿逸有顏觸之安步生空谷之足音誓不改乎此度子不敢爾嘲而爾祝也爾足實聞予言須臾果油油然氣順痛平越三日而良子行如故。

王丹麓曰奇橫似柳州起廢答等篇中有至理使人首肯。

戒折花文

王 晫

蓋聞弄花一年看花十日艱難若此狼藉何堪故崔苑立護風之幡保李桃於終盛宋家有抱哭之姬俾荔枝之獲全雖顏色無常究歸寂寞而芳菲能惜始號風流乃有寓目園林漫加攀折或托言上供佛座或藉口備玩書齋或未暇賞心先欲遺諸室婦或陽爲解事陰示意於奚奴醉後更肆其顛狂花朝每遭其凌賤甚而踏梯上架乃至俗不可醫破壁踰垣動稱偷不爲賊尤可恨者一對已去其半尚謂枝披而

心不傷。滿掬莫遂其貪。還嫌粉褪而香猶在此。愈呼則彼愈摘。園丁實苦於法。末如何。今日去則明日來。主人直不知計將安出。痛黯淡而魂消。月下果奚爲哉。視飄零而腸斷。天涯良有以也。我輩居恒抱牘學詩。已識草木之名。夙負憐香。把酒願除風雨之妬。天下之美。當爲天下惜之。眼前之春。第向眼前留。却彼無知之童穉。固欲昌言。至特色之嬌嬈。尤宜曲喻。若妄損一枝一葉。便傷伐對之仁。倘竟符三熟三偷。亦罹砍桂之罰。方長弗折。願人人同有是心。微笑若迎。望處處並存其愛。庶開樽和月。端伯有友。堪娛卽閉戶。窮居和靖。得妻足伴。云爾。

徐野君曰。花間大主盟。語語真切。不徒以香艷爲奇。花神有知。又當以百花膏投贈王郎。駐顏久視。不使崔處士獨擅佳名耳。

張步青曰。情勝趣勝。翻欲搖動花枝。以此見三寸青鏤。爲玉宸君之所甚惜。

花神彈封姨文

尤侗

惜春御史管領錦官城事。臣女夔稽首言。臣崛起蓬蒿。叨沾雨露。紆青拖紫。佩玉懷金。下帷天子之宮。待詔后妃之苑。未央殿內。坦腹三眠。太液池邊。回頭一笑。恩承累葉。澤及同根。宜辭匪種。之鋤。豈受當門之伐。今有吼天氏封姨者。性成少女。天斜兕比將軍。跋扈蘭臺。宋子曾笑爲雌。淇水莊姜。亦譏曰暴。夫人林下。吹柳絮以紛飛。宮女歌中。翻木葉而盡落。高臺送遠。縹飛燕之榴裙。曉夢催妝。驚壽陽之梅額。至於臣

居東土。遙隔馬牛。奚爲彼號南薰。役使草木。朝雲暮
雨。年誇十八。風流塋玉。埋香心妬。三千粉黛。借一百
五日之勢。播二十四番之威。書吟驚鵲之鈴。夜擊移
春之檻。飄搖玉葉。雕琢金枝。四香閣粉線摧殘。一捻
紅脂痕零落。侵玉奴之步蓮。睡難成。舞小蠻之腰柳。
眠不熟。貴妃姊妹九迴斷腸。杜鵑君臣兩行啼血。河
陽一縣俱成席捲之場。金谷滿園並屬披靡之地。東
風緩。西風急。胭脂國沼作空桑。南枝暖。北枝寒。芙蓉
城壘爲烏有。若清友。若雅友。若名友。若艷友。九族同
羹。不恤芝蘭舊譜。如仙客。如野客。如近客。如遠客。一
網打盡。誰思桃李公門。楊家子。陶家子。李家子。婆娑
顛。頽悵委地之翠。鈿烏衣郎。綠衣郎。金衣郎。格磔呢
喃。悼成煙之紫玉。試問東宮學士。何處鋪裯。卻教西
苑佳人。徒勞剪綵。淒淒枯對。空生司馬之憐。小小春
風。合受羅裳之罵。臣蓬因麻直。李代桃僵。紅顏薄命。
可勝綠珠之悲。赤芾傳家。竊痛青衣之辱。石尤寒膽。
難求二月之幡。舶棹飛魂。欲變三山之草。敢操木筆。
略訴葵心。恨視人如草菅。毒甚批根。念言事非風聞。

語殊捉影。伏乞詢於芻蕘。採其葑菲。戮飛廉於北海。逐爰居於東門。務遵五日之條。勿犯三春之令。庶使薔薇含笑。青棠合歡。霜菊延年。露桃銷恨。梔子縮同心之帶。丁香解百結之眉。木槿欣荷於朝榮。金錢息嘆於夜落。則濯枝等惠。結草啣恩。敬伏青蒲。不勝躑躅。

王丹麓曰。彩毫之內。疑有吸華絲助其藻麗。

戲彈天孫封事

錢 棻

臣聞離次有罰。吳剛見謫於斧柯。無欲雖難。玉清含羞於杵臼。天孫分精紫落。隸職錦杼。冰紈霧縠。聞闔賴其文章。瓊琚天襄。埏宇傳爲新樣。當此白露初團。風心散萼。帝需補袞。時藉絲綸。政宜濯波清漢。粲黼黻於三秋。製美編珠。浣璣組於九野。而乃鵲馭方成。俯同卓女。雞鳴言邁。酷類田文。月似銀船。遙渡凌波之襪。星如玉盃。驚看濺水之裙。九華燈暖。光耿帳前。百和香勻。馨來幄底。非神女而洛川。解佩異幽夢。而

巫嶺行雲。寶璐舒文。恣清歡於天上。金梭暗擲。喧密
約於人間。以致浮瓜沉李。散粉空庭。結綵登樓。窺絲
蛛網。驪山宮畔。太真訂夫婦之盟。百子池邊。戚姬奏
于闐之舞。宋帝穿鍼。變生瓊幄。柳州乞巧。戲播詞垣。
淫靡漸扇。虧玷實多。臣謹案天孫迹麗清都。魂縈情
海。隔河遙睇。疑聞微嘆之聲。望月驚奔。又恨別離之
促。支機綺石。漫界漢槎。繡幄駟車。輕傳唐將。經緯無
聞。徒學鶯鴛之繡。衣裳在笥。但飛青鳥之書。貽羞天
闕。宜致刑章。再案牽牛。貞愧魯男。淫同楚玉。逃債無
臺。盈盈望斷。填橋有約。馥馥方來。負軛服箱。輒抱債
轅之懼。遺簪縮帶。偏耽倚玉之情。所當並付貫索。以
肅紫雲。

王丹麓曰。分七襄之巧。申三尺之條。使天上精英。
亦畏文人筆墨。

甘蕉辨修竹彈事

嚴胤肇

南園待罪臣甘蕉奏言、今某年月日、被御史臺符下、有淇園長貞幹臣修竹、淮澤蘭萱草所訴、并江籬杜若等勸詞、相同行臣申奏者、臣蕉僻處幽遐、生居南服、頗思清蔭、向號綠天、素聞修竹勁節、虛中拂雲、干日雖未接枝柯、殊深景慕、至於澤蘭萱草、能爲王者之香、實有忘憂之用、與臣鄰近、尤欲栽培、故臣望夏舒條、當秋隕葉、將使疾風暴雨、臣獨受其摧殘、赫日炎威、彼不經其酷烈、若乃涼飈徐奏、則墜露時零、畏

景南馳。則秋陽不隔。臣旣身當憂患。備極苦心。蓋仰體上天玉成之仁。欲滋王人茂對之化。綠蘭萱等。急於朝華。罔思晚節。昧臣遠慮。反謂貪功。江蘺杜若。雖皆芬芳上質。未知愛惜弘慈。所以妄有陳辭。交相詆怨。修竹但秉孤貞。不加深察。假令蘭萱所生。後凋在望。則冬夏長寒。傾陽居前。則曦暉永絕。安能香生待女。花號宜男。府怨更深。譏彈不免。卽令修竹與臣易地而處。保護蘭萱。計無出臣右者。若乃蘭萱地居清曠。覆庇全虛。誠恐浩浩湘流。空下靈均之淚。杲杲日出。徒吟自伯之詩。必且孤根憔悴。綠葉凋枯。然後思臣悔之晚矣。但臣旣被言。身當引退。乞將臣罷斥。踈遠編置。籬落養成。修竹棲鳳之材。以俟化龍之效。使澤蘭長滋。九畹萱草永對北堂。杜若江蘺。各備芳洲之選。臣雖翦伐。亦所甘心。謹奏。

王丹麓曰。辨若燕鶯之舌。墨凝龍麝之香。

游山檄

張汝霖

康樂伐山搜奧。尚遺雁宕之奇。太白結想尋幽。僅游
天姥之夢。蓋境趣須緣。若風流有待。當茲芳日。偕我
同人。幸生巖壑之鄉。可負登臨之興。人兼濟勝。山不
厭高。情之所鍾。僻林可供杖屨。心苟不染。道人儘聽
絃歌。瑞草橋邊。能飲酒。一十五。瓊東坡老政。是酒人。
蘭亭圖上。不成詩。一十六。人獻之輩。何妨詩侶。無聞
弗探。有約必來。寧損騶輿。莫驚猿鳥。多傾鑿落。無恥
併壘。竟日忘歸。經旬不返。豈俗物能敗人意。惟昔賢

先得我心。借金谷之飛觥。布山陰之游檝。

王丹麓曰。挾豪興以成文。半幅溪藤。覺有煙霞萬斛。

討蚤檝

尤侗

夫虎豹在山。虞人張網。豺狼當道。豸客埋輪。誠惡率獸而食人。豈容寢皮而剝肉。未聞牙爪橫行。肘腋之間。遂見干戈變起。衣裳之內。有如蚤者。賦形么麼。稟性跳梁。憑寸喙以毛求。據四肢而血食。無小無大。恃鑽刺爲生涯。倏去倏來。借彌縫爲逋藪。十圍革帶。幾遍周流。七尺冰肌。徒供醉飽。芒刺在背。常捉原憲之衿。剝牀以膚。不煖仲尼之席。加以蜂生翠帳。燕啄鸞裙。翻被底之鴛鴦。驚枕中之蝴蝶。偷香竊玉。西子以。

之。顰。眉。倒。衣。顛。裳。曹。綱。因。而。挿。手。痛。矣。針。心。之。女。儼
然。入。幕。之。賓。嗚。呼。虞。集。誅。蚊。之。賦。義。著。旌。旗。張。詠。罵
蠅。之。文。聲。嚴。金。鼓。然。夏。飛。而。冬。伏。或。暮。往。而。朝。來。搖
扇。能。驅。下。帷。卽。蔽。獨。爾。四。時。皆。備。五。體。相。投。雖。揮。塵。
而。不。知。豈。拔。劍。之。可。逐。石。尉。千。層。之。障。已。入。三。分。董。
威。百。結。之。裘。遂。穿。七。札。乃至。族。出。蟻。臣。行。殊。佛。子。藏。
龍。圖。之。衲。偏。逃。景。略。之。捫。游。步。兵。之。禪。巧。避。紀。昌。之。
射。韓。昭。侯。大。索。十。日。終。爲。漏。網。之。魚。卞。士。蔚。小。賦。一。
篇。未。盡。穿。天。之。蠹。攷。其。名。號。僅。存。抱。朴。之。書。幻。作。妖。
祥。解。讀。阿。房。之。賦。此。三。百。六。十。種。之。蟲。不。齒。其。類。而。
二。百。四。十。年。之。史。未。討。其。辜。者。也。方。今。堯。舜。垂。裳。義。
皇。高。枕。螳。軍。搏。擊。蛛。相。經。綸。豈。容。卧。榻。之。旁。他人。鼯。
睡。况。棄。膏。腴。之。地。小。醜。并。吞。爰。整。甲。兵。用。推。牙。將。分。
掠。股。肱。之。郡。合。糾。唇。齒。之。邦。運。籌。帷。幄。之。中。過。師。枕。
席。之。上。握。拳。透。爪。麻。姑。奮。其。先。登。嚙。齒。穿。齧。樊。素。司。
其。後。勁。淮。陰。水。戰。一。勺。橫。尸。諸。葛。火。攻。半。篝。流。血。蠻。
爭。觸。鬪。難。逃。鵝。鴨。之。軍。鼠。竊。狗。偷。悉。伏。爽。鳩。之。法。不。
待。鴟。鵂。之。捕。務。同。螻。蟻。之。擒。毋。貽。噬。臍。早。圖。革。面。

曹子顧曰。楊升菴平蚊露布。膾炙人口。此檄巧乃
十倍于寶鬼之董狐。展成蟲之陳琳矣。
王丹麓曰。巧語如環。蟬連不斷。

射潮檄

黃敬修

蓋聞聖人出而百谷安流。王者興而四瀆順軌。毋或
汜濫。曷敢衡行。今者黃河載清。六宇寧謐。共慶有道
之世。毋犯不庭之誅。惟爾浙江潮。勢甚廣陵。名竊羅
刹。錢塘一帶水。忽澎湃而奔騰。龕赭數峯。青竟懷襄。
而滅沒。覆行旅之輕舟。嚙陂塘之永利。豈無守土恣
爾滔天。是用採東南之竹箭。利若太阿。選西北之精
良。猛如虓虎。機發而山岳爲倒。矢飛則神鬼皆驚。肅
將天威。滅此朝食。復念爾外剛內柔。安行卽資灌溉。

之利故。今我後兵先禮。逆命姑施。文告之詞。苟能歛爾滔滔。返夫澆澆。仍當秩之。嶽瀆祀比。日星如或倚海。若以跳梁。恃馮彘而鼓釁。三千水犀。甲雷震層陰。十萬。飲飛軍風。掃積籜。錢鏐之已事。可鑒。伍胥之橫怒。曷施。聖恩麗日。識務者來。王帝命凜霜。後時者無赦。

陸麗京曰。華如春綺。凜若秋霜。四傑之名。構也。王丹麓曰。文心如湧潮。不律成勁弩。

樂志論

王潞

予讀仲長統樂志論。而心非之。以必如是。後樂不樂。從此始矣。我願田如負郭之半。桑減成都之三。修竹吾廬。曲水環界。拳石爲山。容吾長揖。不拜盆花。作供已覺。美人爲隣。登高長嘯。捷若飛猿。強飯捉刀。健如黃犢。戮力詩蓺之場。君豈敵手。廁身屠釣之列。我非狂生。入室則大家團圍。高年無愁苦之容。出門則意氣聯翩。親朋贈有益之語。更或較晴雨于圃農。寄新懷于草木。放浪形骸之外。無智爲師。精心術數之書。

偶驗自喜。妻孥紡紝。既足佐讀書。兼供雅客。奴僕樸
遯。固知奉約束。兼體素風。樽不能保其不空。而清酒
可酷。句不能信其必佳。而萬戶自遜。同白雲之歸倦。
枕卽吾肱。追昔人之豪遊。膏能繼燭。開卷有益。不待
五車二酉之藏。典到卽書。安取蠻箋石燭之異。得失
之事。固不經心。理亂之言。并難入耳。人生至此。不唯
不怨入帝王之門。當更不願有神仙之目矣。以吾視
仲。固非取法乎上。抑豈僅得乎中哉。

王丹麓曰。說真實受用處。淳樸可喜。

命論

尤侗

或問於予曰。昔王克有命祿之篇。李康有運命之論。
子以爲是耶非耶。予曰。客奚問也。或曰。夫所謂命者。
貧富焉。貴賤焉。死生焉。盡之矣。然而淫人累千金。賢
士家徒四壁。鄙夫登三事。大儒身無一命。閭巷長者
多耄期。而善人或早夭。誰爲爲之。豈非命哉。予笑而
應之曰。若客所言。亦猶古人之言也。難乎言於今之
世矣。蓋太上之初。言德而已。不言命。是故善惡分而
貧富應之。賢愚分而貴賤應之。惠逆分而死生應之。

在華封人之祝堯曰。祝聖人富。不祝巢許。在舜之命禹曰。汝陟元后。不命共驩。在文王之告武王曰。夢帝賜九齡。不賜管蔡。旣也不然。夷齊仁也。而貧。陶猗於。是富矣。孔孟聖也。而賤。驩賈於是貴矣。顏子賢也。而天盜跖於是壽矣。人之言德者。求其說而不得。則相與歸之。天曰。命耳。命耳。雖然。命何名哉。冥焉爾。令焉爾。謂冥冥者不可知。而天有以令之爾。夫尊莫如天。聰明莫如天。尊則不私。聰明則無欺之者。使天而有以命之。則必不貧。夷齊而富。陶猗賤。孔孟而貴。驩賈天。顏子而壽。盜跖矣。且使天而有以命之。則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銅陵金穴。可不召而來。苴茅分虎。可不求而出之。黃耆鮐背。有不祈然而然者。何以貨殖之子。傳販脂賣漿之業。干祿之士。操負鼎飯牛之策。養生之家。求煦噓呼吸之術哉。吾觀夷望同志。而東海異於西山。憲賜同學。而結駟異於露肘。柴由同仕。而出走異於覆醢。然則執鞭而求貧。可致富。投竿而謁賤。可邀貴。啓門而逃死。可倖生。豈天之命人。使若是哉。其同者。天所以命人。其同而

異者則人所以自命也。向使夷齊而權子母，則墨胎之封埒於晉楚矣。孔孟而行苞苴，則鄒魯之席艷於金張矣。顏子而習詘伸偃仰，則陋巷之年高於喬松矣。又使陶猗不倚市門，則操瓢鼓瑟能鳴鐘鄰里乎？驩賈不媚色笑，則稱先道古能紆佩侯門乎？盜跖不聚徒行劫，則蒙袂輯履能沒齒東陵乎？然而夷齊諸人，以爲命而安焉。陶猗諸人，不以爲命而亢之。使天而有以命之，是命能行於夷齊，諸人不能行於陶猗。諸人也，必不然矣。是故太上立命，其後聽命。至於今

則制命。馬子言不受命，李泌言造命，制命之謂也。夫命而可制，尚何命之有哉？晉魯褒言之矣。死生無命，富貴在錢，錢能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於錢。天何與焉？由此言之，今人之所恃爲命者，在此不在彼也。近如吾黨有陸子靈長、錢子方明，皆抱珪璋之質，奮河漢之文，以爲抵掌則生風雲，搖足而依日月，乃窮愁困厄，並時隕謝。錢則盡於酈炎之歲，陸則終於孫策之年，位不副才，時不酬志。一棺戢身，萬事都已，可勝悲夫。苟

云。有。命。豈。冥。冥。之。中。天。所。以。命。二。子。者。刻。薄。顛。倒。一。至。斯。哉。假。令。二。子。生。則。綺。繡。紈。袴。出。則。玉。瑣。青。墀。坐。則。五。鼎。成。列。動。則。兩。騾。如。舞。雖。百。年。長。保。可。也。豈。其。憔悴。稿。滅。有。溘。死。霜。露。之。虞。乎。夫。死。生。亦。大。矣。而。人。有。以。修。禳。延。齡。祈。禱。愈。疾。者。然。則。賄。賂。可。以。媚。明。神。巫。祝。可。以。鑽。上。帝。又。何。論。貧。富。貴。賤。區。區。在。人。者。哉。或。曰。制。命。之。說。既。聞。之。矣。然。世。之。能。制。命。者。皆。千。金。之。子。萬。石。之。家。五。侯。七。貴。之。屬。可。以。惟。我。爲。之。今。子。空。室。蓬。戶。居。無。負。郭。之。業。遊。無。結。綬。之。交。辟。諸。出。涸。陰。之。鄉。適。煌。煌。之。堂。困。於。寒。而。求。之。熱。無。得。熱。之。方。也。子。既。無。以。制。命。安。得。不。爲。命。制。予。曰。聞。之。李。翱。曰。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制。命。者。也。吾。弗。爲。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聽。命。者。也。吾。弗。能。已。夫。聽。命。在。天。制。命。在。人。立。命。在。已。安。可。以。不。務。修。德。乎。哉。苟。無。其。德。則。陶。猗。之。富。我。視。之。猶。黔。婁。驩。賈。之。貴。我。視。之。猶。奴。僕。盜。跖。之。生。我。視。之。猶。殤。子。苟。有。其。德。則。夷。齊。之。貧。鹿。臺。鉅。橋。無。其。饒。也。孔。孟。之。賤。煙。閣。雲。臺。無。其。尊。也。顏。子。之。死。彭。祖。偓。佺。無。其。久。長。也。在。

命者吾之所不求而在吾者命之所不及也吾何爲
命制哉且尚父行仁營丘是封于叟種德門閭斯高
宋公發言法星遂徙或貧之而富或賤之而貴或死
之而生是則德之能制命也大矣豈必有力者運之
而趨乎世之人徒見鄧通石崇之驕奢而不知其餓
死見董賢石顯之榮寵而不知其誅戮見張湯王溫
辭之擅磔人而不知其身殺族滅遂謂命有可覬而
不足修是使販夫游手而望素封童子投筆而思
盜賊操刃而貪長生惑之甚矣傳曰天不爲人

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
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吉人爲善豈有實命不
猶之嘆哉誠信德之可據而非命之足憂故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皇皇於死生命之有無存
而不論可也愚者不察上之不能立命以行道義下
之又不能制命以取功名徒稿吾身灰吾心俛而聽
之慕他人之顯榮悲自己之淪落相與歸之天曰命
耳命耳則何異於卜肆瞽人之見哉

王丹麓曰議論超卓氣骨高奇

辭友稱山人書

薛岡

山人之號不著於古。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採薇夷齊，身至老死，曷嘗一日離箕穎首陽哉。唯此四君，足以當之。長沮桀溺，荷箕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隱君子耳。方之箕穎首陽，非其倫矣。况今人哉。不佞少而孤，垂髫涉世，上承簪組之緒，長存康濟之心。知已不遭，青衿厭薄，光陰虛邁，年齒蹉跎。雖爲堯舜之民，長作江湖之客。四海馬

蹄兩都車轍。風塵有負。丘壑無期。何意君侯。輒施殊惠。投以佳什。喚作山人。思惟慚愧。安敢仰承。若君侯視今日遊客。動號山人。以爲無位者之通稱。而加不佞。益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于此。苟無其位。質有其文。遊大人以成名。或呼處士。或曰布衣。名副厥實。誰曰不宜。何必假山人以爲重。有志之士。咸恥斯名。君侯獨不聞。今之爲山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章縫。家起甲陋。難親顯貴。故盜美名。思溷衣冠。以微盼矚一也。旣盜美名。頓忘本相。未通章句。亦議風騷。詰其所學。茫無應聲。二也。薄操一藝。雜處嘉賓。月席花筵。旅進旅退。揖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聞好客。百計求交。耽耽貴人。以爲奇貨。甫擅交歡。反謗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譽言。五也。偶然邂逅。退卽造門。懷刺遍投。惟日不足。執禮足恭。從闈人始。六也。年無老幼。刺總晚生。交無淺深。稱皆知已。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也。旣稱山人。畧無野致。輕衣肥馬。廣廈侈庖。馳騁國門。以彰得意。八也。貪借厥寵。舌可舐癰。稍拂我情。口

常罵座。自取貴人署門。免見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陽
密。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我齒
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畧。人有此類。殃莫大焉。山
有此人。辱莫甚焉。嗟乎。卞和已死。玉石俱呈。伯樂不
與牛驥並走。縉紳先生。漫不加察。以我平等之觀。售
彼欺人之術。遂使衆人。國士左席。互居老鶴山雞。廣
庭共畜。宜乎君侯稱我如是。士固有志。稱非其志。豈
所甘心。君侯一代偉人。人倫之鑒。品之不同。有如其
面色。莊君子。區別宜精。孰跖孰夷。勿爲所眩。山人之
名。道是美稱。實成醜號。自有好者。請贈其人。勿施我
輩。若君侯不諒。必欲槩施。不知稱名之不善。甚于稽
生之不堪。書以絕交。請從此別。不佞棲遯情濃。遊遨
興淡。他日能拂衣紅塵。濯纓碧沚。君侯貽書存問。如
是我稱。不佞雲。屢煙屏中。不敢不欣然拜受。

王丹麓曰。字挾風霜。語含譏刺。

答孫生書

侯方域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

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王丹麓曰：天機清妙，昌黎現身。

與山陰王靜觀書

沈承

沈郎家住婁水湄，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寶紙上交而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值半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走雙魚贈我，更千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笑罵王郎也。弟于世間絕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絕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遍索沈郎於破邸中。爾時草牀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有古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儁男子大。

吐肝膈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莫見沈郎好沈郎冷冷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癖。童子皆私詫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答人情如此。赤手無長物。近蕘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草嚇碎世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逼人。適因徙居未暇作序。無已請卽以箋代。何如。中有一二語爲人笑罵而實笑罵人者。恐欠厚道。仗兄削去。

王丹麓曰。寫真知己之言。不是尋常手口。

與張祖望書

施閏章

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已者容。男子之篇翰猶女子之膏沐也。意所悅可忻然相許。欲默不能。伏蒙示詩賦。拳拳屬一言冠其首。會舟車輻輳。賓從填委。局蹐環堵間。不克引避。遠近惠示書帙文詞。堆案連牀。碎難周省。迫於君子之命。導以糠粃之言。牽率蕪陋。無可比倫。答書洋洋。揚詡至千百言。是猶報木桃以瓊瑤。饗爰居以鐘鼓也。僕少孤家貧。守先人之訓。屢空晏如。仕不改行。今茲之來。凡以爲西湖也。困於風雨。

之連旬。疲於人事之徵逐。屐齒不徧湖山。而尊酒無以贍賓客。將悵悵而返棹矣。僑肸在望。縞帶缺焉。懼命之辱。若知已之言。不敢忘也。時迫詞促。悚愧交深。寸芹呈上。萬乞涵宥。

王丹麓曰。淵淵金石聲。自非凡響。

與王阮亭書

張九徵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嘆。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神。移。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儉。父。稽。鍛。阮。酒。非。不。骨。帶。煙。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

古。欽。之。脚。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卧。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僕。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

王丹麓曰、如讀世說中賞譽一則。語語可作深思。

答友人書

成性

接來示云、近來所得如何、以有所得期我、知不以無所得忽我、其待我也厚矣。先儒有言曰、賢哲立言、寧麤無精、寧近無遠、使人人可守而行之。故予之自處與觀人、惟以甘貧有恥為第一義。甘貧則孔子之蔬食飲水、顏子之簞瓢陋巷、盡此矣。有恥則柳下之三公不易、孟子之萬鍾何加、盡此矣。若舍此而別求所謂遠且精者、不亦誣哉。然甘貧與有恥、則又非斬絕世俗之情、不可。夫世俗之情、即宮室妻妾、所識窮乏

得我之謂也。知病根在是。當自見其根而蚤斷之。如與讐訟。如與賊遇。無輕放過。昔有爲某郡守者。素著清操。一日共僚之內。邀其內以飲。珠翠盈身。其內首無重飾。慚歸而恚告焉。某郡守嗔不聽。久亦稍爲之移。于是政聲頓減。豈惟此而已。見地癖之夫。田連阡陌。而我無立錫。則爲之動矣。過豐屋之家。雕梁畫棟。而我無容膝。則爲之動矣。觀鄉里小兒。妓童尤女。鮮衣怒馬。顧指氣使之狀。而自顧寂寞。則爲之動矣。一動遂不可支也。不可支則幾何而不爲郡守之變。于其內也。今也廐繫下駘之馬。室無函丈之席。糧無隔宿之儲。衣有層補之缺。地冷官卑。無所容其不肖。而不肖之心。則亦不敢不防焉。設因俗爲通。逐流自便。如天鼓石言。一時有聲。而孰知其爲青爲妖也。是故郭重之肥。不如子夏之臞也。慶季之車。不如顏蠲之步也。子臧之冠。不如晏子之濯也。轅頗之器。不如儉者之鬲也。知其不如。而謂其無所得焉。不可也。彼言出事表。而行滯塵中。吾亦安知其然乎。

王丹麓曰。有血性人語。何其磊砢而英多。

遊禾城金明寺上陶朱公書

計東

予與公世通家也。昔我始祖計然與公始爲同盟。世所傳刑鷸之盟也。旣公爲我始祖之弟子。受七策以霸越。復同朝爲大夫。甚相好也。迨越霸後。公遊於齊。然廟食樵李。至今不廢。而吳興諸山。爲予祖休沐之地。越俱賜姓爲計。至今誌之。是公與我家門地相距。不過百五十里。若相當。而公家子孫多富貴。而我宗甚貧。多不自振。何耶。且公得我家書。霸其君。富其家。曾不聞以我家七策還我始祖也。史記貨殖傳所載。

數語又畧倣其言行之。又不効。使予甚疑其家學。想我祖當日自有異書。公秘之。而失其傳也。今予之貧日益甚矣。自三世祖無辨公以來。齧必以千計者。九世。至我父始以百計。今予產益落。欲保此百齧甚難。祖父兩世未塋。一母旦夕不能繼甘旨。予之求金錢也。無異漢武帝之求神仙也。甚誠而不可得也。有時望見之。飄緲若海中三神山。若滅若現而已。今年且三十。碌碌無成。意氣日益絀。客歲遊長安。六閱月。家人盡質其衣服。器具書籍。枵然存者四壁耳。他人遠遊歸。家人置酒爲樂。予俛仰阿母前。三日不得語。今欲依人。再遊京師。謹三沐謁公。祝公。惟公推念通門之誼。佑我助我。或夢中還我家。七策之書。授我求富之方。使予得稍有成立。得復先世之負。郭葬其祖父。得時給甘旨於吾母子。雖長賤可也。若長貧則不可也。願神留意無忽。

周子叙曰。此篇工於滑稽。較送窮詛楚。又變一格。覺越絕書。平平無味耳。

王丹麓曰。竒想天開。神采都不似世人面目。長貧

不可一語。是頂門鍼。

答沈去矜止改字書

毛先舒

洪昇來持足下止僕改字說甚善。然僕自生來名偶一易。字凡再易。皆有謂也。僕名先舒。始字幼安。故陸鯤庭素社文序云。字台以篤古稱。幼安以詩歌著。而華亭陳先生序僕詩文。猶以幼安稱僕。已見時人好襲稱古人名。字甚厭之。而漢管幼安。宋辛幼安。僕亦與符。且無古人之德與才。而強襲其字。祇益增醜。因改字馳黃。此一易也。近復改之曰稚黃。蓋欲去馳動。安弱小。凡再更字。皆非無故。若名先舒。則訖弗敢改。

偶復名騃耳。今旋當還其故。則是僕已定名先舒字。稚黃當守之終身而無所變。何者。命之之意。有與爲不變者存也。來說引義紛綸。斑斑成理。僕改字說。言之已詳。茲不復縷答。第足下云。僕名滿天下。今將因更字而頓失之。嗟乎。僕政非其人耳。若果有名。雖十更字。其傳益甚。每見古人更名字者甚多。童時有小字。及長。又有別號。號又數易。又稱地稱官。官與地易。則稱又隨之而易。計一人終身。不知其凡幾易焉。然而千載以下。必知之者。人傳故也。若夫奴僕賤隸。皆一名。則亦不得傳。卽傳亦必附此數易稱號者。乃得是僕獨愧古人耳。卽古止更一字。政與僕同者。昔溫飛卿更字岐卿。胡元瑞更字明瑞。足下今視此兩人。傳不傳耶。雖然。足下爲我惜名。固非。然謂僕名滿天下者。亦誣僕也。僕濩落無似。自數知己外。餘皆過焉。而不問者也。而豈有名哉。且審如足下云云。則足下豈徒不當止僕改字哉。且當力勸僕藏聲息。影變革姓氏。易去故。我逃入于虛谷。無人之鄉。然後已。何者。取名多則不祥。而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故也。奈何猶

欲僕貪浮名。損實德。以改字爲軼。軼然耶。要之僕終不能有名且傳。改字與否。均亡損益。無煩足下過慮。若僕爲足下計。足下雖僻處東鄉。而天下人望去。矜誦其文。如星雲山岳。久且益大。政當改名字以避之耳。

王丹麓曰。標理清淡。發論雄偉。

寄胡旅堂書

諸九鼎

棲水揖別。白露始零。征邁以來。天根忽見。冰花結岸。雪霤挂檐。日與祖望四叔。同棲土崩。鐵爐炙獸。金缸列錢。講抽妙緒。都失霜凍。興至情洽。握槩如飛。詩文雜生。積已成帙。恨不令旅堂嘆賞。坐是白鶴不鳴。淫魚忽逝耳。近頗有獨善之懷。聞馬塍之西。十里竹內。有蘆屋欲售。歸謀置之。牧豕植橘。種魚伐荻。上事老父。下慰豚弱。方斯冬日。園菜經霜。取以作菹。蒸作金釵色。雀芋。鴨羹。槐火。煨熟。如軟石髓。寒花數叢。白月。

一片持濁酒。闕清琴。殊不知葛天之緬邈也。聞絃賞音。必在知我。如何如何。既久不見。畧述近志。即便南還。茲不多具。

徐野君曰。形容隱居之樂。真堪寄傲天壤。園菜經霜一段。不減蘇長公夜半飽啖時也。

王丹麓曰。小小結構中。現出匡廬奇秀。

與友論道學書

王暉

自周程張朱輩出世。始有道學之稱。而當時忌之者。猶謂假其名以濟其僞。然皆根本聖賢發明心術。故天下後世終以道學歸之。無異辭。迄于今之爲道學者。初不知義理心性爲何物。第集二三迂濶之人。于一堂。飾其衣冠。嚴其笑貌。故柔慢其音聲。聞見者莫不欲嘔且吐。而若輩固晏然不覺也。以爲聖賢統宗。具在于此。及一旦臨事。有少便益于已者。或不但庸衆人所不屑爲。卽下至屠沽臧獲。稍知自愛。亦不敢。

遽爲者若輩毅然爲之而不顧若竟忘其身之曾爲道學也。嗚呼。道學固如是乎哉。蓋昔之道學人謂之今之道學。自謂之也。昔之道學究極乎精微。今之道學僅存乎形似也。苟有人焉。正其誼。不謀其利。端其趨。不徇其俗。修之于家。而信之于宗族鄉黨。雖不謂之道學。不可得也。若舍是而沾沾高足。濶步以自號于人曰。我道學也。我道學也。其誰信之。吾見子之淡。有慕乎道學。而恐誤蹈若輩所爲。故不憚其言之切。而詞之激也。惟子採擇焉。

毛稚黃曰。能破除僞道學之病根。則真者不必標題。自堪生敬。

陸盡思曰。欲坐人春風中。正不妨嚴厲其旨。

叔驚瀾曰。象山先生講學。獨論喻義喻利二語。出此入彼。辨在微茫。君子小人所由分也。今之道學者流。義利二字。未曾看破。虎皮羊質。宜其見草而悅之矣。是書非徒暢所欲言。以當劉四之罵。實乃學問真理。可銘座右。令若輩讀之。愧汗當何如耶。

擬九日陶元亮招王江州采菊書

吳百朋

頃往廬山。爲龐參軍要飲栗里。始與足下相見。揮觴
共酌。陶然忘歸。知足下達人高致。雖溷迹蟬冕。有長
揖風塵之意。僕解官以來。形影贈答。塊然寡歡。饑來
驅逼。間行乞食。煙火裁通。便復閉門。偶有名酒。無日
不醉。旣醕之後。染翰自娛。遺落世緣。聊以銷日。性不
熹見貴人。每遇車節。避之如仇。今亦罕有存顧者。僕
嘗作詩有曰。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
載醪祛所惑。倚立籬邊良久。定是王江州刺史來。泛

此忘憂。用爲歡劇。諸公鹿鹿。如何比倫。今律中無射。勁風蕭林。鳴鴻驚候。俗尚此月。采茱萸房。插頭以辟惡氣。而禦初寒。僕閒居愛重九之名。每年遇此。輒多題諷。芳菊盈園。歡然相顧。又太清草木方言。九日采菊花。茯苓松脂。食之可以不死。此可爲江州言俗人疑相。姍笑耳。咄此良辰。持醪靡由。空負九華。爲之悵。足下幸載清酒一石。款續昔遊。落英可餐。褰裳就之。何如何如。潛白。

王丹麓曰。高懷曠致。神吻並傳。

西湖船會啓

聞啓祥

天下不乏名山川。顧登臨者。或有車馬之勞。或有風波之險。或可想而不可卽。或可一宿而不可久居。若夫天生一巖壑。非遠非近。亦淺亦深。可暮可朝。隨坐隨卧。煙波極目。而無其險。行止任意。而無其勞。經年探索。而勝不窮。一日婆娑。而趣已足者。其惟西湖乎。欲領西湖之妙。無過山居。而予尤不能忘情于舟。山居飲食寢處。常住不移。而舟則活。山居看山。向背橫斜。一定不易。而舟則幻。山居剝啄應對。猶苦未免。而

舟則意東而東。意西而西。物色終有未便。又甚寂而安。舟之功德侈矣哉。昔馮開之先生。獨謂西湖之妙。在淺。旣築室孤山。又買一舟佐之。白頭老宿。時時蕭然讀書其中。三十年來。風流頓盡。罕有繼者。予及二三兄弟。素懷此志。而書生無暇。兼亦無資。至今猶同說食。陸放翁云。一事尚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船。蓋實錄也。嚴子印持。向有糾會打船之議。事未果行。今予踉蹌北歸。造物予我以閑。亟思一舟爲避事息躬之所。而銚鉢罄然。不能不重理前說。願期同志。卜

人各輸十千。共成一舟。請自隗始。其餘次第成就。十年以還。便可人主一舟。忽焉雲合。忽焉鳥散。于焉寤嘆。于焉詠歌。望衡對宇之歡。賞文析義之樂。不在陸而在水。不在屋而在舟。豈非希有勝事哉。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船子高風。不可追已。陶峴三舟。一以自載。一載賓客。一載酒饌。徒豪舉耳。吾不取也。惟元真浮家。米顛書畫舫。廉夫春水宅。竊有志焉。故舟不必大。如少陵云。野航恰受兩三人。畧加開拓。可容五六。不啻大矣。亦不必華。如白傅云。細篷青篾織魚鱗。畧參

眉公所謂朱欄碧幄。明櫺短帆。數事不啻華矣。尤不
必高。西湖之妙。妙于裏湖。正如美人之有寢幃。神仙
之有別館。窈窕深靚。殆不可名。譚子友夏。湖中復有
湖一章。真得趣之深者。今船必著樓。遂令斷橋以北。
六橋以西。封以丸泥。恍同函谷。不復得路。杳如桃源。
此何理哉。放翁又云。船設低篷。學釣徒。卻嫌太低。但
使俯仰笑談。冠纓不礙。則亦不啻高矣。楊肥翁嘗有
打船說。制度詳明。可垂金石。獨歌妓不許上船一則。
差遠人情。今舟成之日。廣列科條。俾議禮之家。稍爲
綿蕞。除其苛法。約以三章。此誠伊人之典型。舟居之
律令矣。抑予又念西湖勝蹟。十湮八九。卽如柳浪花
港。諸景在販夫村姬口中者。亦駸駸不可辨識矣。田
叔禾先生游覽一書。裁自先民。雅稱具體。但滄桑屢
變。楮墨日新。損益可知。刪定有待。蕭伯玉有手芟善
本。當遣索之。今更輕舟往來。細心研討。舵師漁父。文
獻足徵。斷簡殘碑。陽秋具在。漫成小史。以補闕文。務
使前賢翔述。頓還舊觀。西子風流。重開生面。斯西湖
不負此舟。此舟亦復不負西湖矣。諸同志倘亦爲我

躍然起舞乎。願與斯盟。其各書名于左。

衛永叔曰。謫仙詩有風流自簌蕩。謔浪偏相宜。子將落筆時。想當爾爾。

王丹麓曰。疎疎落落。自饒風致。

拉友觀鞦韆啓

支如璿

爰有燕姬。偶來吳里。笑言楚楚。止有餘妍。體態仙仙。動無遺韻。時維夏五。枝角秋千。候稍遠乎。親蠶時。猶類於罷織。博陵幃幃。新翻畫本。無際歌再賦。後庭看錦柱之分行。俄玉繩之橫列。從者卻立。佳人來前。曼睇揚裾。顧座客而匿粲。含羞撚帶。指架索而微顰。垂手若思。憐倦翼之未舉。緣絙倏上。訝驚鴻之忽翔。鬢灑欲噴。簪斜待捧。時偷閒而攬髮。亦聳笑以扶釵。臉際斷紅。共指芙蓉。架上橫波小暈。卻疑新月雲端。霧縠

飄香風來花裏。冰肌灑汗。露濕柳枝。索上相逢。款款。穿林蝴蝶。竿頭進步。傞傞點水。蜻蜓玉笋。斜鈎蓮瓣。隨風迎柳浪。纖腰傾倚。燕子低飛。掠杏花。恍惚靡從。觀者時怖香魂欲墮。葵猶審視舞者。尚作秋葯迴旋。詎是赤繩何纏綿。而如繫。豈伊紅線乃閃忽。而若仙。所謂照綠池而嬌多。步晴天而影細。庶幾動也無害。安在勞而有妨。不減舞輪。願言夙駕。敢云魯幕。謾擬秦帷。觀必勝乎淮南。笑應得之安石。殫所未見。務盡嘉父之奇。必有可觀。勿削寬饒之贖。

衛永叔曰。此事屬辭。筆無停趣。貌有餘妍。

王丹麓曰。曲盡形容。幾於美人如花隔雲端矣。

謝賚古鏡熏籠啓

宋存標

繡囊開影。霜月晨飛。玉帳焚膏。春寒宵歇。奩中勝賞。
幄裏清懽。雲破蟾蜍。窻來白鳳。煙侵翡翠。竹暈紅潮。
淬以清泉。卽有星辰之狀。燃之奇木。非無龍鳳之形。
彈冠自譽其麗姿。入夢猶憐其香氣。夜埋石鏡。徒傷
掩月之懷。朝拂山爐。彌愧非煙之質。

王丹麓曰。居然徐庾一流。

約友九日登高啓

宋 琬

江涵秋影。白雁書天。菊放踈籬。黃花匝地。屈授衣之
令序。易起羈愁。感落帽之佳辰。雅宜勝賞。登高望遠。
有林處士之孤山。擊汰揚舠。尋白香山之古埭。煙寒
橘柚。交加水面樓臺。鬢插茱萸。快聚天涯兄弟。臺空
戲馬。重吟宣遠之詩。目送歸鴻。共撫嵇康之操。歌成
白苧。無勞急管繁絃。酒醉烏程。試看長林落葉。願攜
襪被。信宿山阿。

王丹麓曰。蘭亭西園。高置一席。豈非風雅總持。

請同官看海棠啓

宋 琬

旭日載陽。名花初爛。亭亭絳雪。疑傳蜀國之香。奕奕
朱霞。似對荆南之樹。雲衣玉魄。恍姑射之臨風。露靨
煙鬟。赴高唐而未雨。鴻驚別浦。忽逢洛女之遊。殿號
披香。嬌倚玉環之寢。矧綠蘋之交映。恰黃鳥之初來。
敬載雙柑。祇迎五兩。對猶如此。寧同楊柳之圍。我見
猶憐。欲以梅花作聘。伊春光之將暮。餞以金罍。縱夜
漏之頻催。還燒銀燭。傾城難再。信知蛺蝶情多。錦幄
幾重。莫待宮鶯。啣去。願聞觴政。祈命倌人。

徐野君曰。莫恨海棠無香。香在先生行間字裏。
王丹麓曰。輕盈瀟灑。便覺風韻撩人。

女媧非女主辨

朱一是

伏羲之後。有女媧氏。世紀曰。女皇。風俗通曰。伏羲女弟。然則女媧其女。而君天下者歟。夫男女之分。陰陽之義也。陰不可加陽。故女不可加男。書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女子而主家政。卽爲家之不祥。况儼然爲君以主天下。則于名爲不順。于理爲反常。綱紀何以正。號令何以行。百官萬民。何以俛首承其下。豈非亂世大不道之事乎。故三代以後。如漢呂后。魏胡太后。唐武后。皆亡國篡弒之孽。卽下此而垂簾聽政。如

齊君王后宋高曹向以外亦不能無弊。雖中主而稍有社稷子孫之慮者必以此爲戒。則女主之不宜有明矣。乃後世不宜有而謂上古有之中主以爲戒而謂伏羲之聖主開之是豈可信也哉。然則曷爲有女媧也。古人之謚其君者每以其君所行之事記其功德而實之。如有巢燧人神農之類皆是也。或者女媧之治天下。創制立法有益于女民不敢忘而以是稱之歟。且上古文字大抵通用而不煩。女之卽爲汝也。猶無之卽爲母也。女者姓也。左傳有女艾女父母者。

亦姓也。後世有茲母氏巨母氏母將氏母終氏母丘氏母車氏使女媧而爲女主則凡姓女與母者皆婦人歟。豈唯姓也。名亦有之。韓姬弒其君悼公。姬似女也。戰國有馮婦徐夫人婦與夫人亦似女也。三國有暨艷艷亦似女也。未聞數人之爲女則亦何疑乎。女媧之非女主哉。世又傳女媧氏補天。夫天豈其可補者。嘗考女媧氏都于晉。晉之士俗每于元夕煉五色石于冶。其光上屬天爲不夜。謂之補天。亦曰通昏夜之變。補天之所不及耳。然則女媧之稱或亦補天之

類其始誠有故而後乃傳訛也。

王丹麓曰烹煉成文使人釋疑生信是大有功於史傳者。

十亂婦人非邑姜辨

馬之驢

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遜。實未臣周。此不足辨。而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辨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間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豈可以閨中之婦。褒譽于虎貔熊羆之列。其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卽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蠡

斯諸詩盡之矣。豈參闕外之謀。或躬擐甲胄於疆場。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夫婦人曷知上帝命。且成王亦曷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大證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闕焉。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喬文衣曰。篇中凡五駁。俱令人置辨不得。王丹麓曰。理勝於辭。宜其矜貴。

名士說

朱荃宰

所謂名士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蓋有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夫伯夷叔齊之與齊景公也。一則民到于今稱之。一則民無得而稱焉。然天下萬世亦莫不知有齊景公者。豈可謂伯夷叔齊名士。而齊景公亦名士乎。司馬君實之賢也。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豈非天下之重名哉。然同時公卿大臣。其勢力之盛。亦能使兒童走卒皆知其名。豈可謂皆天下之重名乎。博學能文章者。或幾與名士

齊名而不名名士庸惡詩文。偶然流傳人間者不可謂不朽之業。推此以類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而名名士者甚鮮也。彼徒以科第仕宦爲成名。以交遊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爲名士。何也。吾獨有感千古之名名士者。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粲每經傳昭戶。嘆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夫名下豈有閒人。而曰門庭蕭寂。日寂若無聲。無乃不知名者也。則古之名名士。非若今之名名士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夫痛飲酒。何關於名。而常得無事。又無乃不知名者也。且人知飲酒讀騷之名名士。而不知常得無事之名名士。甚矣其不達于孝伯之旨之輕重也。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夫名下應接。勢必終日妄語。而何以謂終日妄語。非名士也。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菜蔬對食。晚與談易。始知之。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三十年不能使從子知。而何。

以驟名名士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七箸。明日裴自移七箸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此何以名名士？吾以爲客自攜七箸就主人食者名士，而主人不命七箸亦名士也。御史自攜七箸就御史食者名士，而癡叔取菜蔬對從子方丈食者亦名士也。其傲然不屑一也。由此觀之，所謂名士者必非姓名流傳人人皆知其名之謂也。然則士有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亦可謂名士乎？曰：不可。吾嘗覽故太史陶氏所撰題名記，推夫子聞達之旨以論士，曰：達者爲士，聞者非士。聞猶非士，况泯焉無聞者哉？吾嘗太息以爲名言。今不特在家在邦之聞，乃至於天下萬世皆知其名且不名名士，而况於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哉？且今人謂五十無聞沒世不稱者與草木同腐，吾嘗笑之。夫草之萋萋，木之欣欣，令人欣賞悅玩無已。彼五十無聞者，必不如草之萋萋也，沒世不稱者，必不如木之欣欣也。此草木之不如，而謂與草木同腐則不可。彼其中豈

有名士乎。然而五十無聞。後世不稱者。或能使人人皆知其名。未有名士而不名者也。故一鄉一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一鄉一國之名士。必有令名。天下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天下之名士。必有天下絕盛之名。萬世皆知其名。不名名士。而萬世之名士。必有萬世無窮之名。蓋姓名流傳。至天下萬世皆知其名者。僅知其姓名而已。初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苟非有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不名名士。而所以名名士。又非令名與絕盛之名。無窮之名。之謂也。何以故名士之名。非名譽之名也。名卽是實。不與實對。苟有其實。斯曰名士。猶曰名教。名理。名言。云爾。炳若日月之謂名教。通乎神明之謂名理。至當不易之謂名言。超然不凡之謂名士。

王丹麓曰。高峰入雲。清流見底。

補柳下惠三黜說

李清

昔魯之將季，三家擅命，然以士師爲爪牙吏，非其親，
睚不授，是職授者可奴隸使也。每三家片紙到，則沐
手擎頂，一若奉尺一之君令於上，而曰臣敢不奉詔。
者。於是一時士師皆有有肉無骨之謂。適孔子攝行
相事，乃特舉柳下惠爲士師，其初視事也，卽首勝二
語于門曰：舍狐狸，問豺狼。或曰：此專爲三家發也。於
是三家諸黨羽，皆悚息不敢正步，曰：畏柳士師。且一
時桀黠小民，又微窺士師風旨，而專持權門短長，以

鋒起公庭。三家怒矣。忽一日召同黨謀之。野曰。柳下惠爲我害。奈何。有彈者。吾予之金。時公伯寮脅肩諂笑。欣然以彈文獻。問指何爲詞。則指袒裼裸裎爲詞。謂士師所以整法也。官森肅而偶放誕。是教侮也。請黜之。便。魯君猶豫。三家執奏。於是惠一黜。則有爲辨者曰。夫和以居鄉。肅以居官。何害。三家曰。一黜而懼。未可知也。姑復之。然惠執法如故。無幾何。三家復集。同類謀之。朝曰。柳下惠仍爲吾害。奈何。有彈者。吾進之。官。時叔孫武叔願指氣使。躍然以彈文進。問執何爲詞。則執伊弟盜跖爲詞。謂士師所以戢盜也。弟干禁。而兄持權。是翼惡也。請黜之。便。魯君狐疑。三家固爭。於是惠二黜。則又有爲辨者曰。夫兄兄弟弟。罪不相及。何害。三家曰。再黜而悔。未可知也。姑復之。然惠執法又如故。時三家愠焉。謂柳下惠終爲吾害。夫坐以袒裼裸裎。薄愆耳。牽以盜跖嫁禍耳。莫若誣以曖昧。重罪。使自辨。與代辨。俱寤者。何計處。此時家臣陽虎。鼓掌獻計曰。請以坐懷一事爲罪。今約舉其彈文。則有云。夫士師將以禁淫也。乃以暮夜往投之女。不

閉戶而坐懷無乃淫亦莫須有乎聞是女先已許夫
自坐懷事發其夫遂棄不取請永黜之便斯時也三
家以重怨積怒持說甚堅而蔽賢媚惡之賊文仲輩
復從旁證成于是魯君黽勉下令曰柳下惠淫夫也
其永不復用噫此一事也其說暮夜其人女子卽自
辨代辨俱以事屬曖昧終難置喙則柳下惠之三黜
將禁錮終身矣或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丹麓曰聖手寫生無不逼肖當令虎頭妬殺

鬪雞說

徐增

天地之間飛潛動植物以萬計就其萬類之中有其
強弱就其一類之中亦各有其強弱惟強弱判而爭
心起有角者逞其角之鋒有牙者仗其牙之利有喙
者恣其喙之銳有爪者肆其爪之猛故虎豹怒而百
獸恐鷹隼決而千鳥悲雖然此無足怪也更有一類
而爭者一類也而何以爭無他貪起于心毒流其類
也嗟乎世之不古非獨人也物亦有之物之剛猛強
梁者不必論矣若雞古所稱有德者也爭豈所望哉

且雞家畜也。棲於埭下。餒以殘食。奮翮不扇於雲霄。性命不保于旦夕。使其挾雌呼羣。徘徊于草徑花蹊。此亦物類之至適也。夫何見其所生而爭端兆焉。間有好事童子。挑之。乃側目而視。翹足而立。振羽以示威。高鳴以示勇。或主人賓客在堂。或奴僕役使在外。不及分解。乃盡其伎倆焉。當其勝負既分。負者藏蹤匿影。勝者必欲得之。踞其背。批其羽。碎其冠。斷其領。以爲快。嗚呼。物何讐乎。世之不古。非獨人也。物亦有之。上古之世。渾渾悶悶。物各安其類。至後世。貨色之念。熾兵革之事。形人有機心。物懷異志。人流毒于人物。物流毒于物。無不爭之。宇宙矣。故翹然獨立。有不屑之志。雞不如鶴。高飛遠舉。非弋者所慕。雞不如鴻。至如鴉之不仁。饜其母肉。則雞不又矯矯稱有德者哉。衛永叔曰。事不激不成。爭端每因好事者挑釁。雖雞稱德禽。亦所不免。况鷙忍成性之人乎。故是有感之言。

王丹麓曰。通體寓言。成真實義。

舟說

詹鍾玉

始予將有事閩越。問渡浦城。買一舴艋。其制方上銳下。坐卧其上。恒惺杌而不安。板薄纔如紙。水石之大。小皆可。舟中捫摸而得。操舟者日行灘瀨間。巨石森立。矛戟外向。舟觸石罅而出。相去累黍。輒成齏粉。水勢迅利。剽悍。晝夜聲如雷鼓。人語不聞。兩黃頭郎。意甚閒暇。前者以招。後者以柁。指東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得之心而應之手。循水石之曲折。瞬息百里。如泛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舟脆薄不足。

任若此而舟人子沉鷺健捷如是者也豈非人待命於物者難爲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爲功乎嗚呼任得其人雖以菲材凌絕險必有攸濟况乎具恢弘之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卽何虞於傾覆哉田髯淵曰尺水生波自成紆折逼似子厚

王丹麓曰借舟爲喻醒人處若濤立山奔

乞者說

尤侗

長安大道有乞者焉蒙袂鞞屨若哭若呼旣醉旣飽其歌嗚嗚行者曰鄙哉乞何先號咷而後笑也乞者睨而應曰噫嘻啼饑號寒人之情也式飲式食式歌且舞古之志也子何怪焉且子鄙我乞天下皆乞也我之乞異乎人之乞我之所乞簞食豆羹人之所乞白璧黃金我乞之所通衢曠野人乞之所玉堂金馬我乞之時白日堂堂人乞之時昏夜皇皇我乞之時箕踞坦腹人乞之時蛇行匍匐我乞之後高卧而已

人乞之後。咤叱自喜。由此觀之。人乞乎。我乞乎。子以爲齊門鼓瑟。何如吳市吹簫。豫讓吞炭。何如子瑕啖桃。五柳叩門。何如五斗折腰。子徒嗤我之先號咷而後笑。吾竊悲世人之先笑後號咷也。行者曰。夫夫也。殆隱於乞者。與追而謝之。弗顧而去。

施愚山曰。比齊人章刻毒更甚。輦上貴人。得母面熱。

王丹麓曰。似添頰上三毛。卻下通身一汗。

夢愚堂銘

施閏章

施子返自粵西。旣脫險難。載罹憂感。除服北征。驚魂甫集。一夕宿于青州之官舍。庭月皎然。酒酣就睡。若有見焉。頎然而長。黝然而黑。長袖青衣。袒胸跣足。持半刺署愚山道人四字。予詫問曰。子何爲者。將古之愚公耶。其柳愚溪之苗裔耶。將山鬼木客之無名者耶。抑遊方之外。不通姓名。倨見士大夫者耶。其人不對。投刺而去。覺而視之。空庭無人。月在高對。時乙未三月之望日也。至京師。以告侍讀學士方先生。答曰。

嘻。殆子之前身也。因呼予曰。愚山子。其明年拜命督山東學。抵青州。駐節于斯。開帙視郡志。地故有愚公谷。乃失笑曰。向所夢者。其斯人耶。豈以子負才矜異。曉曉然自鳴于人。非自全之道。而以愚告耶。夫舉世巧宦。遇之以愚。則無失足。人情刻深。與之以愚。則無戒心。惟口與戎。守之以愚。則沉默而不爭。位高則危。名盛則毀。居之以愚。則淡泊而無損。至于幽憂之傷人。思慮之耗精。雕蟲之漓大道。抑之以愚。則頽焉浩焉。而得所歸。愚之義大矣哉。予惟懼予之不克終愚也。乃顏之曰夢愚堂。銘曰。愚爲陋名。哲人用恥。人之所惡。天之所喜。夢耶覺耶。神或予啓。含醇抱朴。以沒餘齒。

王丹麓曰。與柳子愚溪相爲對望。而峭拔過之。

五簋銘

范光文

聞之借酒合歡。非闔以靡。力所易給。情可恒從。使必
務盡宰烹。反褻客爲飲。食儔可乎哉。無論志不及儀。
多亦致棄。卽鳴鐘食鼎。會有其時。盈丈行車。人別有
在。究看曲罷下場。不過濡首果腹而已。殊未勝子曷
敢效彼二簋。可用享。何易儉名曰慳。萬錢無下箸。因
揆諡義曰繆。告我同盟。咸報以可。爰定五品系之銘
言。銘曰、

福不可極。留有餘味。不可竭。存清虛。日恭必儉。藥我

效肆

銘

卷下

百

襲舉

癡肥。福五云備。味五云齊。簪屢盍以恒聚。金盈孚而
卽。腴飲斯食斯。司馬氏之廬也。或能希陋巷之儒
歟。

王丹麓曰。人能惜福。文能惜墨。是真儒者之言。

黑白豆銘

孫昌齡

前輩治思。坐置兩器。每起善念。則投白豆。惡
念。則投黑豆。初白少黑多。後黑少白多。最後
白亦無矣。予未能思治。姑從事始。晝所爲事。
夜必敬書。燒燭澄觀。是白是黑。孰少孰多。亦
楮豆也。因命名黑白豆。繫之以銘。

我思古人。精心自治。念動希夷。取豆投器。善惡甫分。
黑白斯異。黑盡白純。粹然誠意。我亦有心。蕪穢自棄。
古人何人。而不可企。欲嚴厥心。先嚴厥事。晝之所爲。

夜必敬識。善乎惡乎。自指自視。善則伏。惡則舉。鷲。久之帙成。生平歷歷。爰命厥名。黑白豆記。勿謂無知。自不欺自。尚慎旃哉。天監不啻。

魏石生曰。大儒克治。類皆如此。後學豈不畏。

王丹麓曰。語語真切。可該視聽言動。四箴。

筆冢銘

有序

尤侗

智永有舊筆頭數石。瘞之。號退筆冢。惜無文以傳。予補銘焉。當令禿翁點頭。莫怪老僧饒舌。

嗚呼。有秦中書。封於管城。二十一史。歷著勲名。渙號彤廷。馳檄沙漠。泥玉名山。含香秘閣。三花迭耀。五色齊芳。象齒簪盍。鼠鬚戟張。直哉如矢。大哉如椽。以衣以食。畊此研田。身隱焉。文功成者。去難進易。退得新。棄故。倚彼湘管。金玉其相。珊瑚作架。翡翠爲牀。昔日。

青。鏤。于。今。黃。土。寂。寞。兔。園。凋。零。狐。柱。香。薰。自。燒。膏。火。
自。煎。不。挫。其。銳。遂。天。天。年。是。墨。磨。人。非。人。磨。墨。千。秋。
作。者。有。如。此。筆。

朱石年曰。蔡邕傳元有筆賦。李尤王隱有筆銘。成
公綏亦有棄故筆賦。斯篇出。諸公皆閣筆矣。

王丹麓曰。藏鋒歛鉞。愈覺奔放。

陶淵明贊

趙皇梅

嗚呼陶公。伊何人哉。以爲隱耶。而一縮彭澤之銅墨。
以爲仕耶。而終老潯陽之澤國。以爲禪耶。而不入廬。
山。緇叟之社。以爲元耶。而不挂漆園仙吏之縲。蓋天
之逸民。聖之清節。故以魁壘奇特之才。而寄之乎批
抹風月。以湮鬱偏仄之襟。而寓之乎耽嗜麴蘖。此千
秋弔古之士。往往與報韓之司徒。佐蜀之武侯。同稱。
爲。振。古。之。忠。烈。

魏石生日。卓識定論。

王丹麓曰。筆極蒼老。論亦當其爲人。應使靖節首肯。

自題小影贊

有序

柳葵

予性耽寧靜。而不獲卜築煙霞。間讀仲長統樂志論。唐子西山居說。輒恍然心目。如親歷其境焉。今歲謝子文侯。爲寫小影。戴以竹籜之冠。被以薜荔之裳。繫以芝蘭之佩。拄杖水濱。與漁父相問答。桃花含露。若欲笑而風迎。尺幅之中。煙波無際。遠處復疊一山。僅見毫末。令人生縹緲峰頭想。昔人繪水繪聲。繪月繪明。而此直繪貌繪情矣。爰搦管而爲贊曰。爾欲爲公耶。而頭不尖如古弼。爾欲爲相耶。而顏不

魁如蔡澤。爾欲爲捫蝨之談耶。而口中無王猛之舌。爾欲爲雕蟲之技耶。而夢中無江淹之筆。日役役於雪案螢窓。而消瘦若不足以安尊拳之雞肋。逸興未磨。柔腸如結。誰當阮眼之青。空負王頭之黑。且暫侶漁樵。而徜徉於高山流水之側。

王丹麓曰。靖公珊瑚鞭樂府。大爲鄭生傳神。而此復工于自寫。知其前身是畫師矣。

園丁約

費元祿

小山就隱。業稱山叟之名。敝園旣成。宜勒園丁之約。於是種花居士呼園丁而告之曰。一丘之內。十畷之中。落葉旣多。名葩不少。天明灑掃。當周曲逕。迴廊日入。沃澆無致。旱乾水溢。移篁帶笋。種草似花。竹報平安。豆除荒穢。柯入欄而斯斫。蘭生門所必鋤。折柳樊圃。植槿編籬。毋使雞過短牆。及乎蠹傷吾桂。花朝上巳。遊人一許。來看暖日和風俗。子毋容混入鶴田。二畝。畊爲養鶴之需。魚網一張。補爲打魚之用。果林秋

熟未許先嘗。池藕夏鮮。須防竊取。有時載酒移舟。花
喫之旁。無事應門。絞索豆棚之下。客來收刺。賓去閉
門。毋。酌。酒。踏。破。蒼。苔。毋。折。花。私。遺。婦。孺。主人冠敝。收
竹籜而更爲古佛香殘。擣楓膏而續進松林枕簟。惟
與所移竹塢棋枰。不呼而具。几案恒令拂拭。書卷莫
不整齊。烏旣忘機。聽向廚間索食。鹿宜置柴。不從沼
上。銜花能事畢矣。豈不然乎。汝力能幹理。當依童約
之條。否則告辭。無落先生之事。

王丹麓曰。若逢解事之奴。必然愛博輿而不去。

率社約

沈宗壇

社以率名。人無客氣。溪流迴溯。晨昏相炤。一燈農圃
歸休。仕隱何分。三徑矧兵燹。四三番之後。皆婆婆娑半
百外之人。共此餘年。風雨暑寒。都不出有何長物。雞
猪魚蒜。任皆嘗。聊赴醉鄉。追尋樂國。誰家釀熟。願爲
不速之賓。一日花開。卽是倉卒之主。况乎形骸畧矣。
脫巾露頂。可來。縱使臺榭荒然。綠水青山。無恙。二簋
可用。享敢曰先施之。未能十人以次行。庶幾於答。是
何有。

王丹麓曰。周規折矩。玉潤珠圓。

西陵十子詩評

毛先舒

歲庚寅。與柴虎臣有西陵十子詩選之役。予嘗爲評
辭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馗。流水游龍。軒蓋
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亡論棟榱。卽構櫺支。撐都
無細榦。吳錦雯如淺艸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
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駟邁絕倫。孫
宇台如春江雪消。波路壯濶。張祖望如酈生謁軍門。
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佚女。巧
弄機梭。心手旣調。花鳥欲活。聆其啞軋之聲。皆中矩

度。虎臣評予辭云。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予謂丁飛濤如黼帳。初褰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攬其色澤香味之妙。都不在馨艷。

王丹麓曰。嶽崎歷落。直與弇州爭衡。

北門四子詩評

毛先舒

古有二王。亦有二陸。今北門外十里耳。乃兼有之。四子合刻詩選一帙。予讀之。因爲評曰。王仲昭如彩鷁。迎風流麗俊快。王丹麓如秋對碧丹。雖錦排繡列中。有蕭森澹冽之氣。陸蓋思如駿馬注坡。銜轡在手。我不憂蹶而足。使旁觀者驚。陸升黌如巧婦爲夫製新衣。不但光炫。卽寬窄合宜。意中自有獨知之妙。或謂仲昭五七言律。宛轉滌澗。歌嘆競發。七絕每多神來。更饒逸致。丹麓古詩獨見老辣。蓋思諸詩。如古洞嘘

風大聲而呼。亦時雜颼颼之響。細聽者當得之。升黷遺糟取醇。滋味酣恣。子細玩諸子之作。乃更嘆斯語。噫。子之不能盡。四子如此。

王丹麓曰。故作兩層敘。搖曳生姿。

弔鬻體文

吳百朋

九月既望。僚慄凜秋。吳子取道玉山。沙溪停舟。白骨纍纍。脛髀紛糾。齒齟猶齧。塊焉鬻體。不覺嘆人生之石火。感身世之蜉蝣。大塊誠勞生之宰。夜臺迺同盡之丘。平子曾爲悲悼。呂安于此牢愁。僕不揣固陋。亦爲文以弔之。曰。嗚呼。悲哉。子何族之民。何鄉之士。衣冠糜爛。筋肋骸骹。蔓草縈骸。砂礫薦躋。肉飽鳶烏。髓攢螻蝥。以履躡之。口尚能哆。嗚呼。我悲世人。擾擾紅塵。羨彭鏗之遐算。慕李耳之千春。于是貪秋黃之蘇。

發蒲萄之醞。味調易牙之和。方備虞棕之吝。飛鱗巢
龜。恣其騰臞。山鷄斥鷃。落于霜刃。豈知步兵之嗜。雖
蒙伯倫之錘。終殉亦有劉家碧玉。羅氏紅兒。揮素琴
以寫怨。對明月而相思。漢武切傾城之望。季倫有墜
樓之悲。一旦香埋泉壤。玉碎荒蕪。空說狼山之塚。莫
辨馬嵬之屍。若乃玳瑁爲梁。珊瑚作珉。旣擅鄧氏之
錢。亦擁郭家之穴。火浣之布如灰。鶴氅之裘若雪。富
貴何常。鬼伯爲孽。引珠玉以被體。抱駭雞而永訣。又
或勇高慶忌。義過田光。沈文季之罵坐。張敬兒之拍
張皮面。决眼。劓臂。裂腸。望易水而魂斷。指垓下以彷徨。
嗟歲月之易流。傷形骸之難久。方矜昨日之少年。
俄駭今朝之老醜。或驚勢焰以捐軀。或耽功名而殞
首。此陸機所由嘆。華亭之鶴。李斯爰自泣。上蔡之狗
也。嗚呼。鬪醜有知。試聞僕言。忠臣泣血。烈士含冤。一
棺戢身。萬事休論。何獨汝骨零落荒村。以天爲蓋。以
地爲藩。雷電鼓扇。日月轉輪。棄足東震。委腹西坤。道
遙浩劫。俯仰崑崙。崙禁彼巫咸。勿招爾魂。
王丹麓曰。摹寫淒涼。終歸曠達。文之幽艷。罕有其

儔。

祭畫上美人文

王暉

辛卯八月，於道左遇蒼髯叟，持美人圖一幅，求售，往來無有識者。予命童子以百錢易之，挂於寢室，見其淡粧雅度，嫣然媚人。正不知誰氏女也。自昔至今，十有四年，一夕大風裂斷，墜燈焰上，火烘烘然起。予大驚，急撲之，美人已滅形矣。悲夫！珠沉玉碎，粉褪香銷，從古紅顏薄命，亦祇作如是觀耳。爰供清酒一卮，梨花數朶，爲文以祭之。曰：

嗚呼美人竟不能久侍予耶嗚呼予竟不得長有此美人耶憶自辛卯初得美人予方十有六歲朝夕相對恨見之晚每當明月乍來清風颯至美人便輕盈欲動就之輒止予惟愧不能如喚真真者竟四十九日夜遂落美人于紙上也迄明年娶陸氏不數年而卒已亥繼娶鄒氏美人前後處之無間言性最喜讀書見予闔戶高吟則若頰首聽予嘗讀至丙夜倦惟恐卧起視美人神致珊珊固自若也予往來多名士酒至半酣間令與美人相見美人善迎予意亦不故避匿但可望不可卽諸名士惟有諷羣玉山頭瑤臺月下之句已耳與予處有年喜怒絕不形于色予雖狂呼不厭其頻語不覺其絮美人終不應久之予乃恍然悟曰太上忘情美人殆進我以道也故予之愛美人實不減美人之愛予予顧謂鄒氏曰汝弱而善病又非壽徵度可白頭相守者止此美人乎第不知予死後美人歸何所耳鄒笑曰有是哉子之癡也如是其念之深也不如殉以同歸之爲愈也予亦笑應曰唯唯孰意鬱攸爲灾香魂火葬舉目凝睇往事徒

傷。嗚呼。美人竟先我而逝矣。真耶。夢耶。其化而爲。暮
雨。耶。爲。朝。雲。耶。豈。來。自。藐。姑。射。偶。爲。人。畫。今。一。旦。緣
盡。終。歸。之。天。上。耶。抑。豈。以。予。沾。沾。有。後。日。之。慮。乃。如
綠。珠。先。効。死。於。季。倫。耶。嗚呼。美人亡矣。不可得而見
矣。寥寥天壤。欲求一似美人者。不可得矣。借曰有之。
不失身于村夫俗客。卽淪落于深院長門。欲如王子
於美人者。又何可得也。嗟嗟。言未竟而心已酸。酒欲
傾而淚兼滴矣。幽明路隔。誠惘可通。美人有知。盡此
一酌。

林鐵崖曰。吹氣欲靈。喚聲如答。文字從情根中種
出。千古不磨。

張廣平曰。一片閒情。參透色空諸相。其謂鄒氏一
段。以逆取勢。藏議論於凄艷之中。此古文絕妙
波瀾也。

修微道人生誌

許 牙

道人居無住著常輕舟載書畫往來五湖間居西泠者其偶也客有言匡廬奇秀甲天下道人遽命駕往自冬徂夏盡三楚三岳而歸自言月下從開先寺看青玉峽道遇虎不怖至棲賢橋題字金井上白雲卷之飛已叅清大師受無生法傷樂天草堂圯解衣倡葺爲設誓竹林伽藍而去采芝天柱峰頭三觀日出五龍一花披膚見髓尋入朱陵謁魏華存聽北寒玉女彈九氣璈受八素訣蓋飄飄然仙也道人常築室

思以文杏爲梁。雲母爲幄。規連珠對。矩洩瑤泉。然後
取瓊笈萬卷。薰以龍腦。襲以法錦。碧珖截硯。琉璃貯
匣。硯中銀水滴。則成押。又欲製一船。合元真子。舴艋
皮襲美。五泄陶峴。孟雲卿三舟爲式。布帆桂檝。浮沉
煙外。猝遇傖父。卽迴橈避之。然蹤迹猶未離人間世
也。曰。使我仰擲雲輪。手携霄轡。守胎靈而思錄氣。逐
毛女而追飛猿。不若指波化醪。逢巒剪翠。伐木許許。
鳥鳴嚶嚶。樂哉丹丘。亦在尋常交往間耳。道人夙敦
然諾。急人之困。揮數千金。無所恡惜。最好金石彝鼎。
盤匱。獻鬲。硃凸斑剝。珪璧斷繡。間亦隨手乞。人不復
留意。性至孝。不沐浴。不奉母殮。幼失父。不知塋處。涕
泣。皈命。長齋繡佛。刺血書諸品經。皆以父故。飯千僧
于維揚。作水陸大會。卒感異夢。薙而得骨。人人以爲
孝感。道人生平如此。世之知道人者。淺者以其詩。深
者以其俠。而不知其有鴻黃窈窕之學。絕類離羣之
行。或曰。道人固文弱女子也。安能卓絕若是。噫。使道
人不女子者。無其詩。無其俠。無其卓絕之高行矣。一
片巾幗。世界反髻。視此異人哉。道人築生壙。六橋之

間意不欲與蘇家松柏近。予笑曰：安之。北武穆、南忠肅，其近之也。亦既久矣。乃敘述爲誌，而系以銘。銘曰：錦繖俗，青塚枯。五陵豪，皆屠沽。三生石，亦樵蘇。闔虎豹，役鷗鳧。劍氣中，玉煙多。誰可比，天爲徒。趙臺卿，司空圖。彼女子，此丈夫。

徐野君曰：如此文章，焚香而讀，殆無厭意。

王丹麓曰：風流豪俠，道人兩有之。而又以慧業表其逸致，非此文不能曲曲寫出。文重人耶，抑人重文耶。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耄。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携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

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日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濫。託諸緹校。訶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日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

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尚則有士大夫卒，無。

賈靜子曰：通篇淋漓寫生，從來誌銘中第一。
王丹麓曰：蒼古天成，絕妙逸史。

王婦陸氏墓誌銘

顧若璞

予少失所天。疊嬰多難。念非載籍極博。無以爲後事師。于是坐起手一編。雖米鹽凌雜。筐筐旁午。不少間。豈欲工鞞悅哉。亦聊以自鏡云。今老矣。又以哀女孫而傷。目惛然不辨字畫。衡從日冥。坐習禪觀。一切世智語言文字。皆度置。時有感會。不廢悲歌。厓口授諸孫屬草稿。畧不一省視矣。忽兒子以書幣陳。曰。此王子丹麓爲其亡婦乞墓中之銘。以不朽地下者也。予曰。而不知而母研田久荒乎。且世之壺則稍稍淪矣。

炫華競侈。摛辭角藝。幾忘身之在閨中也。者記有之。內言不出於閨。而以是請。何居。兒跪而前曰。王婦。陸女也。陸自先少。叅以來。世世有通門之好。且王子同里。開與孫敬修。蒞盤敦。誠臭味也。伯氏國子先生傳。又信而可徵。因令兒子卒讀。嘆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惟若陸孺人者。足當之矣。夫婦人以節著。以才逞。皆不幸也。蘭摧于室。玉折于匱。夫何損焉。陸孺人。爲廣文先生際明公女。諱順徵。世錢塘人。母吳夫人。孺人生最少。最得父母歡。則天性獨至也。

六歲授孝經。女誠諸書。過耳輒成。誦誦輒了。其意稍長。精女紅。鍼繡。絳刺。不習。而解。廣文公時摩其頂曰。兒女也不者。且大吾門。必不以昏凡兒。王子母家。余與廣文公望衡對宇。王子時過母家。頭角嶄嶄。露穎異。廣文公一見奇之。因許字焉。乙酉避兵石瀨。舍皇同一室。孺人方垂髻。無從引嫌。遂修禮于舅姑。舅姑女畜之。亡何。姑余卽世。孺人哭泣不異。成人。已廣文公秉稽山之鐸。單車就道。孺人佐母夫人。職筦鑰。釐冊籍。井然有緒。王辰歸王。事舅瑞虹公。及繼姑高。夔

夔共奉惟謹。瑞虹公義聲走遠邇。爲四方所樂從。而王子又休稱籍籍起膠庠間。所著霞舉堂近集。不脛而走。與宇內知名士相應求。知名士過西湖者。咸望走北郭。願交王子。孺人時時飾饋具。調漿飴。上佐高。孺人承瑞虹公歡中。相夫子應賓客。無不咄嗟辦。竟酒無倦容。客退。則進王子語之曰。名者實之賓也。實不至。而名生者。敗士束髮受書。卽懷刺僕僕。事請謁。文成所譏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也。若者徒爲人役。王子益感厲。丙夜讀弗休。孺人拂几案。溫粥茗。尋聲

而進之。問夜如何。其則曰。夜未央也。廣文公好義。撫孤女若而人。婚嫁儕于已女。孺人解衣推食。不以爲非同產也。而異眎之。歲時祀姑。余涕闌干。下沾襟。謂王子所不以禴翟圖慈母者。何以爲子。丁酉六月疾革。握王子手曰。予不能終事舅姑矣。若自愛。無遠我。父母兄弟也。十七日。喏然而逝。距其生崇禎乙亥四月十一日。得年二十有三。子二。長曰鼎。次曰鼐。俱幼未聘。王子名暉。仁和諸生。未亡人曰。陸孺人有家甫六年耳。無瑰意琦行。足焜耀人耳目。而爲女。孝爲婦。

順讀書曉大義。卽斯干所稱。何間焉。予故誌之以自鏡。爲後事師也。敢以耄老而辭不銘。銘曰。與露而揚。寧歿而藏。日維婦之常。葆貞守順。貽厥未央。厥配良兮。胤發祥兮。

王丹麓曰。彤管貞珉。片言九錫。黃夫人爲閨閣文宗。於茲篇更加真切。洵予嬾之幸也。

菊香墓銘

諸九鼎

昔者康成家婢。雅擅譚經。子京麗豎。時觀著史。蓋蕙心蘭體之質。每在家兒。步香鳴珮之人。恒居房老。故青衣作賦。中郎之屬意殊深。白紵題詩。王珉之留情不淺。以至木蘭持檝。桃葉迎來。紫燕名騅。人種追至。無不傳諸雅彥。見自通人。况乃白傳以春草作名。石尉以飄風爲號。儻臺歌扇斜倚。雲母之屏。青塚幽宮。定長美人之草。政當題恨。更可傷神。何必神女之臺。方憐暮雨。詎俟貞孀之墓。始泣秋風而已哉。菊香者。

不知何氏婢女也。死葬孤山處士林逋墓側。問諸故
老。傳自宋時。生前吟咏慕處士之清高。歿後英靈結
梅花之伴侶。雅懷如是。娟秀可知。是以低葵之鬢。未
覩形容。束素之腰。莫由髣髴。乃埋香鶴嶼。寄魄鷗湄。
一杯殘土。時結丁香。三尺豐碑。常行雲影。遂使巢居
閣畔。放鶴亭邊。澄霞散綺。便同鮑姑之峰。淶水曾波。
卽是菊妃之水。騷人過而流連。樵子爲之不採。僕於
辛丑之歲。曾與吳江葉燮。秀水朱彝尊。剝苔辨文。採
花作供。今春與同郡毛子先舒。徘徊石下。日夕始去。
名流屢至。斯墓聿昭。乃招芳魄。儷以新銘。欲燔少翁
之香。不顧張超之誚。將見西陵蘇小。駐油壁而爲隣。
南曲陶師。停畫橈而不去。銘曰。

昔有處士。埋照斯丘。晴霞放鶴。淶水觀鷗。彼何氏女。
樂茲清幽。塚非青草。斜似玉鈎。總帷垂露。竹葉鳴秋。
石隱結契。環珮同遊。詎隣蘇小。直是莫愁。

徐野君曰。梅花墓門。不可少此斷碣。

王丹麓曰。麗情藻思。觸緒紛來。

題呂翼令徑山遊紀

毛先舒

徑山在餘杭西。予嘗過餘杭，欲遂遊徑山，不果。然遙憶五峰雙壑諸勝，至今心不能去之。呂翼令，奇士也。耽遊，托迹自徑山始。予向不知徑山高幾百丈，迤邐自何入，何寺可憇，何峰可陟，何樓可登，何水可漱，何人可晤語而酬答也。讀翼令遊卷，悅焉恟焉，如卧遊如夢中見。如向所嘗歷而今復記憶之，甚快且樂。特乏遊記耳。雖然，予卽遊而亡以紀其勝，辟諸以目爲鏡，名山爲影，去之則亡，終不能如翼令著胸臆成文。

章如此。嗟乎。孰使予無負山靈。又不勞楮墨。而如獲
三千樓閣。盡望江。喝石之奇。海脂雲絮。恍忽在眼。則
翼令之賜我非耶。時同遊王德威。亦有遊紀。稽康採
藥。與王烈俱。方之古人。今有二子。然遇石髓。當亟服。
勿更待。恐如叔夜。自誤登仙也。一笑。

王丹麓曰。行文殊有仙氣。從餐石髓中得來。

跋是菴花卉冊

葛徵奇

壬申之秋。予將有遠行。偕家姬是菴。寓鴛湖。時秋聲
蕭瑟。煙光澹蕩。輒買巨畫艦。泊芙蓉楊柳之間。蓼芷
依汀。蘆葦夾岸。朱欄碧檻。浮影參差。遇平沙淺渚。則
拏小艇。蕩槳上下。其中。典會所至。便呼青衣。伸紙滌
硯。作遠山數點。而是菴以偏師爲花鳥竹石。輒復生
動。又能裂輕綃。擘大紙。爲方丈之勢。當不在管仲姬
以下。每新月在林。漁歌罷唱。則出紫簫素絃。一再撫。
弄。飄揚激楚。與風籟互答。更闔茗洗酌。而酣然成醉。

矣。如是者凡十有二日。或以爲快。子曰。此是窮料。可爲知己。道不足爲外人言也。

王丹麓曰。福人韻事。形容處愈澹愈妍。

跋文衡山赤壁圖

熊文舉

圖中石壁嗟哦。虬松偃蹇。秀瘦精妍。可謂毫髮無遺憾。至振衣扶杖人。乘高履危。俯仰空曠。下視餘子。真稊米也。嗚呼。江山風月。萬古如新。所不與波流俱逝者。賴有此耳。折戟沈沙。孟德周郎何在。展卷慨然。

王丹麓曰。弔古深情。蕭蕭颯颯。

書黃鶴山樵長江萬里圖

熊文舉

春初展王叔明長江萬里圖。山水蒼茫。風帆雲鳥。樓臺城郭。極目渺然。古人云。遠望可以當歸。予披此卷。亦猶過屠門而大嚼也。

王丹麓曰。寥寥數言。縹緲無際。

書西廂記後

陸進

嘗讀董文敏公集中一則云。昔見一書。稱崔鶯鶯有子七人。不知其何所本。今讀鄭恒爲崔夫人埋志。載生子六。女一。崔年七十有六而合葬。此碑成化間出於魏地廢塚。係衛州叅軍秦貫纂撰。大中十二年建立。蓋恒祖世斌。爲磁隰二州刺史。廢塚之碑。或自來歟。然西廂傳奇。始于元微之會真記。既有微之好事。而爲記。安知不又有效。微之好事而埋石者乎。卽如荆釵傳奇。世亦罔有確據。吾宗允先氏語予曰。曾於

瓜洲龍王廟樑見書某年某月信官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予因感天下事之失實也類若此獨鄭恒與孫汝權實有其妻而蒙不韙之名人固有幸不幸歟。

王丹麓曰以妙筆紀逸事如水中沙石皆成篆籀文。一云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先生之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懲憫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矚之耳並存以備博洽者參攷。

越問

張 竣

昔柳子厚作晉問規摹七發山川物產次第詳焉武林一都會也江以西若鴛水茗雪江以東若禹穴四明睦州太末甌婺赤城蒼山之間豈無可更僕數者乎作越問

北方遊客渡江南來由吳門入於越乃訪西陵主人之廬而問之曰余之遊也輒遍天下嘗登崆峒泛溧水東瞻泰岱西走羊腸矣所至父老咸各稱其山川人物罔不殊焉若越則環山帶江抱湖臨海雖無太

華終南之奇。洞庭彭蠡之險。然名公鉅卿。多樂遊之。子爲越人。亦聞之素矣。幸明有以教我。可乎。主人曰。余誠產於越者也。越之事。嘗熟覽之。而復能詳言之。願悉陳所聞。先生其俯聽焉。

越自宋室建都以來。稱極盛矣。爾乃層巖撐拒。疊嶂
嶢峣。蟬聯森錯。虎怒龍搖。萬松紆迴而雜遝。百丈崔
峩以迢遙。至若爛柯傍乎青霞。胥山臨乎江滸。雲門
龍飛。天目鳳舞。金粟之篆刻未殘。雁蕩之崢嶸可數。
仙霞蓬島。較勝天台。赤松蟠桃。相望吹臺。梅花開而

睦州爭賞。菊妃艷而寶婺宜栽。浮玉嗟峨於茗雪。青
田截薛於蒼山。苧蘿嘶噪。桐柏迴環。樂五臺之最勝。
喜三台之可攀。若夫靈鷲雞鳴。若飲若哺。龍符馬騰。
若手若足。三衢近接乎四明。九盤遙瞻乎八素。斯皆
浙地名山。遐方翹慕。善乎否乎。客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概越也。

主人曰。於越之勝。尚有與名山表裏者。我且詳言之。
東海聚魚鹽之利。西湖亂網罟之舫。鑑水清漣而息
浪。錢江沆瀣而驚濤。况夫湖稱范蠡。千航可濟。溪曰

盧敖。獨生鯁鱧。右軍書突星之瀨。勾踐飲投醪之河。龍湫澎湃而多變。鶴湖淪漪而無波。饑食楮溪。倦憇蘭芷。繁花掩映乎繡川。野鳥翱翔於激水。憶耀碑之清官。美浣紗之女子。至于桐江奔溢。茗溪緩流。震澤泛泛。澈浦悠悠。冬涸紫微之泉。春滿白蘋之洲。昔登眺而擅八埏之勝。茲溯洄而極三浙之遊。如是足以盡善與。客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概越也。

主人曰。南山之陽。北山之麓。鬱蒼蔓藟。榎楠梓櫛。椅桐叢茂乎清溪。枸椽婆娑於澗谷。枇杷與燃柿時新。

櫻桃與楊梅歲熟。采龍井之清茶。憇括蒼之方竹。至若蘘荷蘭芷。黃菊青蘋。蒲萄蔣芋。山蕨湖蓴。嘆蓬茸之易腐。願筍橘之常陳。嘉禾含華而累實。苜蒲潔素以遠塵。若乃鳩鵲鳩鵲。鶯鶯鴛鴦。鷓鴣鴻鵠。鴟鵂鷓鷃。或飲或啄。載翺載翔。彈黃雀而華筵必珍。咏白鴿而弋客無忘。於是古窟懸崖。藏虎兕。羆豻之迹。荒林絕巘。作獮旄。狎豸之場。騏驥驎騮。畜乎外廐。麋鹿麀麇。雜乎苑囿。高山多異色之蛇。僻竇產奇形之獸。言其水族。則江河浩淼。龜鼉生焉。湖海淵泓。蛟龍呈焉。

于泊蘭舟于湖渚。乘駿馬于山巔。嘯蘇堤之明月。迎葛嶺之野煙。未足以窮吾樂也。爾乃勝友如雲。芳筵夜設。異珍雜陳。嘉殽羅列。聽麗曲而神馳。聆新聲而易悅。至若優伶獻技。拳勇誇功。山人負其秘笈。術士施其藥籠。伐木丁丁。值西山之樵父。扁舟汎汎。追南海之漁翁。亦有採蓮之女。贈芍之娥。眉列遠黛。目睽增波。衣裳渥飾。綺纈紈羅。芳芬姣麗。善舞能歌。客亦有以樂于此乎。客曰。遊觀讌集。奇技美女。似流于私矣。願更詳其勝者。

主人乃蹶然而起。避席而前曰。嗚呼噫嘻。越之擅勝。誠不在此也。從來名邦勝地。實產異人。豪傑俊良。德星奎聚。子瞻爲守。六橋放其天桃。君復卜居。孤嶼老夫梅對。袁宏布澤而建坊。陸羽著經而流寓。買臣持卷而刈荆。方儲搜奇而占霧。至于劉孝標之著述。駱賓王之藻翰。方逢辰之理學。褚遂良之諫官。徐伯珍之才堪作史。謝超宗之性可驅寒。若夫仲淹發粟。惠及蒼黎。武肅射潮。功垂不朽。傅琰劉寵。民樂其清廉。陳亮謝安。人宗其抱負。子昂善畫。智永能書。十朋磊

落九成紆徐。嚴助應賢良之選。方干守不遇之廬。如是者其盡善與。客曰。英流崛起。何代無人。賢哲挺生。古來恒有不識。今日之譽髦。時流猶得追蹤。古昔否耶。敢請畢其說。

主人曰。今之薦紳先生。名卿碩輔。建業銘勳。彰文耀武。聲溢裔荒。名登天府。真叢集其如林。何屈指之可數。亦有田間逸士。都會名流。望隆吾黨。德過同儔。招友朋而繹絡。對山水以遨遊。聰穎之彥。遇物成銘。淹貫之英。登高能賦。學博五車。才堪七步。遙聞聲而相思。時進前而景附。至于麟趾嗣美。棣萼齊芬。簪纓望族。世胄紛紜。比高陽而並駕。較王謝而同羣。至矣極矣。蔑以加於茲矣。若有他問。余不敢請已。客曰。然。微子之論。幾不知越之人才。實甲于天下也。于是北面再拜稽首受教。

王丹麓曰。旣極浩博。又復綿密。凌雲之臺。成以不日。豈非異觀。

戲冊竹夫人制

尤侗

后妃之德。昔美葛覃。嬪婦之容。近稱花蕊。雖菲葑其
可采。况衾裯之不同。材以時彰。名因節著。咨爾竹氏。
孤竹君之苗裔。湘夫人之後身。秦女產於渭川。衛姬
遊於淇水。綠衣黃裏。宮中之教。早修翠葆。青鬟林下。
之風未墜。體惟踈亮。用復玲瓏。過飛燕之身輕。比文
君之脂滑。中空無物。豈周顛之居心。熱不因人。宛梁
鴻之立操。稜稜匪席。轉轉如環。弱不勝衣。淡嫌汚粉。
藏之寶帳。在飛鸞輕鳳之間。寵以椒房。出穠李昭華。

之上。朕卧治方勞。汗顏自愧。歌六月旱既太甚。賦三
星夜如何其。常倚冰山。久踈肉陣。是用納之清室。侍
我匡牀。求之不得。悠哉反側之思。昏以爲期。粲兮枕
衾之樂。三薰三沐。試合德之香湯。一笑一顰。伴婕妤
之統扇。摩訶池上。陪水殿之追遊。典慶塘前。並玉魚
而進御。辟之草木。可比迎涼。况以宮娃。宜名來夢。兼
之性絕冶淫。心無妬嫉。雞鳴同夢。不沾雲雨之私。魚
貫專房。莫礙鴛鴦之會。股肱是託。左右咸宜。爰寘於
懷。常加諸膝。今遣將作大匠羅織。持節冊命。爾爲涼
國夫人。嗚呼。李氏傾城。乃有夫人之號。洗家戰野。始
加涼郡之稱。爾其夙夜在公。修和有夏。勉琢琅玕之
質。仰供帷幄之需。勿替寒暄。慰予寤寐。

王丹麓曰。桃笙之上。蜨夢方酣。有此細君。不負五

花官誥。

大悲菴碑文

并頌

尤侗

古。今。聖。賢。莫。不。以。悲。救。世。堯。咨。舜。吁。禹。下。車。湯。解。網。
文。如。傷。周。公。孔。將。仲。尼。棲。遑。無。非。悲。者。其。悲。之。所。不。
及。則。佛。氏。起。而。悲。之。乃。觀。世。音。獨。以。大。悲。稱。蓋。以。千。
萬。億。衆。生。不。能。自。悲。而。佛。代。悲。之。千。萬。億。諸。佛。不。能。
同。悲。而。觀。世。音。獨。悲。之。夫。以。觀。世。音。一。身。而。取。千。萬。
億。諸。佛。之。悲。成。千。萬。億。衆。生。之。悲。斯。其。悲。也。大。矣。然。
觀。世。音。一。身。合。而。爲。千。萬。億。諸。佛。之。身。散。而。入。千。萬。
億。衆。生。之。身。是。未。可。以。一。身。應。也。故。能。以。一。身。變。而。

爲千萬億身。又能以千萬億身。變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目之所視。手之所指。一一具有大悲焉。推之三千大千世界之人。人人以爲觀世音之悲已也。豈非悲之心無竟。而悲之力靡窮乎。然以我視之。其有千萬億身。無異於一身也。豈惟無異於一身。并無異於無身。夫以觀世音之思聞妙湛。人我兩忘。且不可以色相見。况可以分數計乎。特以羣愚惑惑。不假示現。莫喻津梁。故現爲蘭若。以示悲之地。現爲苾芻。以示悲之人。現爲白拂。朱藤。珊瑚寶炬。以示悲之物。乃今日浮屠朝建刹而夕營像。卒不識大悲爲何名。則猶之乎無佛爾已。予所善含虛上人。丈室薰修。七十年如一日。偕其徒晨雞暮鐘。拈花施鳥。恒與彌勒同龕。一旦語予。欲以旃檀造大悲像。築殿覆之。以名其菴。而師禮大悲懺其中。以報今之作大悲殿者。其言曰。人墮末劫。兵火流離。備罹苦惱。衲子不能救世。願偕菩薩之悲。以救世衆生。庶有喜乎。予善之。徵諸衆。不日而成。棟除修潔。瓔鬘莊嚴。見者無不搏頰頓纓。涕泣歸命。益信觀世音真能以。

大悲化人之悲而師亦能自悲悲人得大悲三昧者
隨說大悲之義以記之且爲頌曰

吾聞昔人言衆生墮八難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
今此河沙國墮難千萬億一人呼一聲乃至無量數
隨聲所呼處佛無不赴救謂有千手目徧滿虛空界
則是所救者八萬四千人其數亦有盡云何稱廣大
蓋因所救者此念卽大悲現前觀世音人人悉身具
吾願一切衆同發大悲心不煩觀世音終日低眉坐
觀音作是觀觀人先觀我若觀觀音像面目無似處

吳弘人曰東坡大悲閣記爲禪喜龍象此乃更出
一頭東坡爲五戒後身尤子其東坡後身乎

王丹麓曰作者借喜爲悲讀者化悲爲喜墨池寶
對毫端法輪

爲吳氏禱子疏

侯方域

澄江有蔡烈女祠、遠近禱子者輒應、予異之、
爲妾吳氏禱焉、

某謹疏孀孀殿下、某妾吳氏者、家本吳閬、言歸梁苑、
十二樓月沉子夜、偏照雙眉、三千里雲際扁舟、常憐
一葉、鶯鶯漸老、傍公子以何依、燕燕空忙、歎佳人之
不再、終恐霞裳翠袖、總歸花落、鳥啼恭惟孀孀殿下、
自淑也貞、聞風者遠、不辭玉碎、留暫時於人間、所喜
石堅、得請申於帝座、掌螽斯有簿、俾佐郤妃、念鳳卜

未諧乃酬麟子。伏祈慈明俯照，鍊力永孚。大降英雄。菩薩之靈，曲成兒女。帷房之願，從此長齋。繡佛早成。肇錫佳名，千歲桃花。佩瑤池之結實，萬年靈藥。望碧海以啣恩，某可仞虔誠禱祝之至。

宋牧仲曰：蘇長公禪喜一流文字。

徐恭士曰：神韻瀟灑。

王丹麓曰：娟秀之內，玉聲璆然。

松議

文德翼

秦皇帝巡泰山，遇雨，息於五松下，詔封松爲五大夫。詔至，一松曰：予偃蹇山阿，行將老矣。一旦受朝命，恐天下有聞而非之者。一松曰：肆若號，堅辭食邑，猶不失名。高一松曰：夢余猶作公，况身顧鬱鬱耶。一松曰：在夏后氏，余則社稷臣也。殷周改命，已失其官。仕秦無所可論。一松曰：秦虎狼也，脫不受，迫之以斧鑕，予不知死所矣。遂相率奉詔。異日有述武陵避秦者，五大夫愀然曰：予歲寒，士顧不及艷君子。艷君子。

言。予。獨。無。愧。於。心。乎。

衛永叔曰。弘景松風不免易節之譏。嗟乎。歲寒士之可愧者豈少哉。

王丹麓曰。五大夫聲口各別。要皆謾謾可聽。

諭孤山梅鶴

龔 策

千。古。一。孤。山。孤。山。一。林。處。士。處。士。一。梅。妻。鶴。子。耳。今
山外諸君子。浪欲附孤山。取名有倚門者。有闔坐者。
有踞席者。山遂不得稱孤。則爾梅鶴一通津。僂膝耳。
合行與爾約。客至其務力。辭且明。爲諸君子告。欲琅
管銀瓊者。可往鴛鴦湖。欲擲杯舞衣者。可往鵝鵝社。
欲金鑄石鐫者。可往華林閣。欲銅鞮玉勒者。可往維
陽街。欲解佩攜屨者。可往桃葉里。欲走狗鬪雞。擊鞠
呼盧者。可往邯鄲道。欲金僕姑。鐵如意。指揮雕。

可往漁陽蒲梢馬上。各蓮花幕。欲飽紅綾餅。染
裾者。可往櫻桃宴上。芙蓉鏡下。卽諸君子欲聲托嘉
遜。影附孤貞。寄借於買山一裘。賜湖一曲者。終南徑
上。大有其人。則同志正不乏。家處士。蜨夢方熟。毋令
夢破。驚嘆曰。山中兮不可留。便欲如陶處士。攢眉捧
腹。避去。使千古下。謂孤山浪得名。家處士又何辜於
諸君子。爾梅鶴共謹護。勿縱語未竟。處士曳杖從亭
下。出微哂曰。姑無庸。山中岑寂。諸君子不耐行。且去
爾。梅鶴。第俟其去。亟移一白雲片。封之後。自無有借
徑者。

吳梅村曰。雅秀中有飄然雲舉之意。此藐姑射僊
也。

王丹麓曰。北山移文。似太濃肆。此則全以冷致。消
其熱心。

